

籌
遼
碩
畫



籌遼碩畫卷之二

天都程開祜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張濤揭照得北關世犯遼東自成化
正德以前節次慘毒卷案如山俱難枚舉近
查萬曆十一年仰加奴逞加奴爲白金二酋
之祖糾結土蠻恣殺開遼比仰逞俱殄禍猶
未歇卜寨那林遞興是爲白金二酋之父十
三十四五六年之間糾合西夷以兒鄧等
忙谷關等恍惚太等南行殺掠及攻克靖安

鎮北威遠等堡慘不可言白金二酋率祖父
之行猶爲開原大患三十六年後因與奴酋
交鬩而奴酋強甚二酋始歸中國爲依人之
鳥儻得假手中國勦奴酋以快忿不勝大願
而故結該路道將軟盟行事烽報惟所扶同
以是知北關誠順夷耶又查奴酋之本寨去
橫江鎮江清河撫順等處入犯遼陽僅逾一
塹最切最近其距開原頗遠奴酋謀犯中國
舍其切近圖其阻遠而有事北關非奴酋不

審封域形勢也以北關爲西酋之路北關婚
好西酋而奴酋西之路卽不可得西之好尤
不能修以是知奴酋必怨北關而不但匿婚
不還老女負婚已也本年十月初五日貴部
院咨稱令總兵官提兵東去開原出邊屯住
北關代金白二酋戍守相機殲殺建酋其廣
寧寧前遼陽一帶蒙調西兵移住一片石寧
遼有警西兵出關救援不致分總兵官西顧
之慮誠奇絕之妙著救寧之勝算也先是分

巡道汪國楠亦有移鎮北關之策職猶未達
今如貴部院西兵援西鎮兵乃可端力東方
視巡道之議更完除已抄咨示鎮外猶斟酌
未行但查八月九月十月節次聲息之報有
山海叅將藺登瀛報賊一萬要犯前屯義州
副總兵李懷忠報乃蠻達賊並哈刺營達子
一併上馬不知犯搶那地方又山海藺登瀛
報賊一萬要犯錦州又報賊二千要犯寧前
中後所叅將李繼功報賊四千要犯寧前又

義州李懷忠報乃蠻借克什炭等兵要行犯
搶又山海藺登瀛報賊三千隨帶三箇月食
要犯廣寧等處又錦州遊擊尤彪報賊三百
要行犯搶那地方鎮靜守備李正胤報乃蠻
等賊四五千要犯搶舊路攻尅邊堡又大康
堡屬夷報賊二三千在目下要犯搶那地方
又山海藺登瀛報賊八萬要搶遼東三岔河
又報賊六千要犯山海東西又鎮靜守備李
正胤報乃蠻賊要犯細河又山海藺登瀛報

賊三千要犯寧遠又寧遠撥夜報賊五千要
犯中後所又山海藺登瀛報賊二千要犯寧
遠又寧遠撥夜報賊四千要犯東關及中後
所屯堡又山海藺登瀛報賊七千要犯中後
所鎮靜守備李正胤報賊一萬要犯錦義二
州又山海藺登瀛報賊四千要犯寧遠又報
賊五千要犯寧遠又前屯副將李光榮報賊
一萬要犯寧遠又義州備禦馮有功報賊二
千在邊打圍又報賊五六百打圍又杏山備

禦佟國祚報賊一千在邊打圍又大康堡報
虎墩兔憨帶領二千箇頭兒上邊打皇圍又
報打刺赴等要犯搶清細河是寧遼一千餘
里之間警報紛紜雖是遼東歲歲年年之常
事惟全鎮分防枕干坐戟每憂難支不知寧
遼可置之度外而且宜急於東夷之外邊乎
一旦寧遼有警虜之突忽疾如風雨信馳關
內兵出關外卽啟關點放兵數千萬動經二
三日方可稽詰發行虜若不待西兵之至先

行殺搶可任之乎卽得出關止可救得八里
鋪一處近地然亦不必點查後可萬一有濟
如俟點查卽八里鋪亦不濟事如虜自晝來
傳烽進關後可萬一有濟如果夜犯關門幽
阻等到天明飽搶慘殺而去亦不濟事若自
八里鋪而外至前屯錦義清細三岔十方等
處動岐千有餘里關內之兵人生兩翼馬皆
千里恐亦無及竊思北酋老女負盟逋壻客
匿雖經固諭釁隙已成難保不逞該路將役

各欲行私東挑北弄難保無烽職欲爲遼計
恐妨北事欲爲北計恐妨遼事貴部院之奇
策要必出於西兵住一片石之外而後可倚
賴也

○遼東巡撫張濤議東珠紫貂天下之厚利也利
從江夷來是卜占台之部落也此利向從江
上到南北關販賣開原人甚利之而遼陽人
不能分其利也自奴酋爲圖此利爲納南關
猛骨卜羅爲壻以猛酋卽江夷叔姪也猛酋

雖爲奴婿不能強江夷以貂珠之利與奴奴憾猛酋不爲他勾引江夷因猛酋調戲伊妾故殺猛酋但收猛酋之子吾兒忽塔妻之以女然奴酋利江夷之心未已也只得將三個女兒次第與江夷占台爲妻妾只爲盡圖江夷貂珠之利柰奴酋貪甚得了江夷貂珠不與全價奴酋卻到撫順關上貨賣又得了厚價遼陽撫順人利奴酋有此貨來與奴酋俱相善在江夷却說貂珠賣與北關上得全價

如何奴酋阻住我不得到北關上賣開原之人說北關有江夷貨來我開原人纔得厚利今如何把去奴酋奪了只到遼陽關上賣所以商同北關一心同口謗愬奴酋挑弄江夷北關二酋因以原許奴酋老女故稱天下絕色願獻與江夷占台且私送衣鞋誘哄占台及至哄動占台以致占台與奴酋三女反目三女訴苦于奴酋而奴酋征占台之兵出矣占台走赴北關依就老女過活奴酋要殺北

關問如何許他的老女今日反把來哄他女
婿北關遂不敢以老女與占台而占台亦不
敢要老女北酋另以幼女配占台矣卻要另
把老女與西酋宰寨奴酋又要殺北關故老
女亦不能與宰寨另以一幼女與宰寨矣今
見開原人與北關歃血同要去殺奴酋北關
恃開原又要將老女與西酋煖兔之子糾兵
同殺奴酋以致奴酋大忿要與北關興兵也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北酋之釁益崇東酋之釁

益急全遼之釁益侈兵單食匱繡拽萬分難
難事臣稽東北二酋世讎世殺不論有釁無
釁率以爲常乃者北關納誘叛之逋壻捐久
聘之老女以致構禍有辭是在北自開之釁
也頃又恃開原之出助而老女欲嫁於兔酋
因占台之思歸而屬部多亾於奴寨是爲奴
酋毆夷者金白二酋也此北關之釁所以益
崇也乃者奴酋忿北關之挑掎疑開原之欺
盟以致報怨生奸是在東不平之釁也頃又

親來訴苦而聲救恐真爲大兵虛想平和而偏庇却傳於密虜是爲北酋起戎者卽北叛之多酋也此東酋之釁所以益急也近日奴酋兩次訴狀先一次親投到關者臣已封送于兵部後一次關上遞來者臣又咨送於總督意猶舛望語多忿戾卜酋密私其奴而懷歸北酋疾視其夷之叛去東北兵連勢似難已夫使二酋雖動遼左三面之邊寂無王庭尚可援北拒東無復他顧乃自臘月三十日

報虜七八萬結聚遼河鎮臣張承胤星夜出
矣西北一帶兵馬北急那之西矣寧前乃昂
等酋又報巨萬結聚松山等處西急又那之
北矣幸仗

天威三犯三禦一矢未亡而餘嚴未解分防未
撤那移出境捉襟露肘夫使餉以時給兵有
宿飽馬無奔波尚可百抽其十千抽其百萬
抽其千出赴北關相機戰守乃今五月無餉
五月無料些須新馬價銀借盡矣些須撫賞

銀借盡矣兼以我兵近聞西事戰色盡灰西風欲動文武官僚憂形于色叩臣病邸相對歔歔臣又只將牌行五道復將此須舊馬價借出以濟燃眉頃據開原道薛國用詳稟到天臣內稱北關差稟石伯江達子從東建來者報奴酋正月之內仍欲復出北關各部夷歸奴窠如流卜占台亦欲逃去岌岌乎北關將有內潰之虞又金白二酋問中國救與不救的信職業已面分付云奴酋或再來我當出

救然只可與爾守寨我決無對敵之理如奴
酋不來爾可自守我兵猶無出境之理但救
之名易彰救之實難周目今額兵無幾新兵
無餉恐無備不能掣其肘虛聲不能恐其心
卽以區區之兵力分之搗巢分之救援而搗
不成其真搗救不成其真救祇以貽笑於東
結怨於北招釁於內地耳救之而北關雖好
我兵與奴兵各有所傷釁端一開兩仇莫解
干戈相尋息肩無期職不敢諱兵以坐視亦

不敢妄動以起釁是該道之言誠老成之長
慮東北之至計也以臣視之該道知有開原
之外藩矣至於廣寧之腹心寧前之肘腋遼
陽之肩背未暇議之及而慮之詳也該臣批
詳大意有云東北二酋前按題有便宜之妙
策張良復生不能奪箸况奉有

欽依誰敢故違往救之役必不可已東協新協責
成有在毋得以千里詳文往返誤事且昨奴
子在遼諭之撤兵奴乃隱忍今日奴又何所

○ 顧忌乎須慎圖之臣又商同鎮臣將廣寧大營火器鳥銃手量發開原聽用餘有些須兵馬量留在營以防寧廣千有餘里之虜不敢擅自全移致取近攻之禍其遼陽一道及開鐵等處兵馬盡爲開原所用以成便宜之事至于果濟有北果殲彼東多未可期臣有去年東事一疏一揭俱存但恐不幸言而中耳值此東北之多事西南之迫虜又值此兵無可騎之馬馬無可戰之兵兵馬無可需之糧

料大事可寒心夫可消可平之毒遽砭之而使開開則性命當防極餒極瘠之蹇紛挺之而使馳馳則仆跌難保若曰只靠現在兵餉一戰而勝萬全而援臣實未敢逆睹臣但心願之矣臣謹瀝血疏聞如果臣言可繹伏乞勅下該部先議給餉以足食猶恐遼兵寡助更議徵調以足兵庶幾全遼有幸而北關舉安東酋授首後事之功當可券俟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病不忘遼退欲陳愚事臣

目擊三韓有兩大事似宜遠慮一爲北關適
開二釁終爲開原剝膚之憂一爲東遼久闕
三藩終爲

神京左臂之患何謂二釁北酋有一老女東酋
求婚陽爲交驩北酋陰欲復行兼併猛酋卜
酋之計北酋灼姦拒婚不可謂不智矣亡何
東酋之壻卜占台迫于岳奴之劫殺棄其妻
子亡命北關而北酋納之當欲室以老女東
酋忿號卜酋惶恐亦不敢娶此老女矣北酋

猶念卜酋未可虛拘旋以少艾二女一贅卜
酋一贅卜酋之弟東酋亦不能堪若曰北酋
密誘伊壻爲壻令伊三女爲活寡婦諸甥爲
有父之孤子聲言陳師北酋告急臣等奉宣
國威禁奴狂逞奴隨斂戢而其衷豈甘心焉
北酋乃謂東酋巧連西酋代爲侵軋事或然
也此謂東一釁也北酋金台失有女爲兄嫂
那林孛羅收養以嫁宰酋生有子女矣宰酋
反目踢妻至瞽乃者金台失又故殺那林孛

羅之妻卽宰酋之岳母是已宰酋乘隙生心
挾求北酋之老女意謂得此一物亦足贖殺
伊岳母之罪北酋亦無不可奈老女以死自
守乃曰我姑見棄我豈敢往宰酋疑爲北酋
故拒之他詞糾衆攻北失利而去頃又益兵
復攻擄去男婦二十餘人北酋不怨宰酋而
怨奴酋蓋謂奴酋之賄連也事又或然也是
謂西一釁也北酋積此二釁危若累卵北關
危開原豈能獨安臣欲令北酋送還卜酋則

卜酋必不生是以殺之之計送之也非人情也况乎送又無能緩西酋也欲令北酋女與宰酋則老女必尋死是以死之之計與之也非人情也况乎與益祗以怒東酋也臣調停之文誥聲救之機宜凡可解息救寧者日與鎮臣商確隨便舉行無敢瑣瀆第念東西有合併之勢北關蒙腹背之災日來屢屢募兵與薪杯水其何能濟儻謂一怒之安聖王不諱然必如極朝鮮故事兵馬糧餉量得十分

之二始足圖功而東方必可平矣何謂三藩
遼左南隣朝鮮雖有倭賊尚阻大海惟東北
西三面處處近虜年年被虜

祖宗朝戍守方新劫戍鮮利故虜患稍淺比年生
齒寢繁地利漸闢劫掠多利故虜患日深且
三面空坦墻垣未備戎馬易馳須得塹限華
夷守資屏捍將達賊無飛戾之伎而士女有
金湯之藉誠萬萬不可已之大役也臣始入
遼卽檄該道有云國守於險地完於利未有

舍險失利而可微倖無虞者他塞多牆被賊
常少不知全遼何故不牆况四面虜倭累年
搶殺禍常岌岌計復悠悠有識者議遼宜牆
而瞎議者反詆爲多事遼之官司計牆宜急
而遼之紳弁哂牆爲迂其中有故而沮毀無
見而猜尼兼以苟且希功之輩慮不移晷事
恐逢尤遼竟無牆而虜恒苦遼弊難殫述今
日心知城遼係千好萬好之盛事亦心知城
遼有千不好萬不好之胡言顧今日目營遼

之必易爲城而心不能已又心痛遼之易城
不城卒受無城之害而議不能已每每逢人
下問固知遼之城有宜山修者謂因山劈山
而修也有宜水修者謂因水堤水而修也有
宜磚修者謂柴便灰便而修也有宜植修者
謂柳多榆多而修也有宜仍修者謂基在石
在而修也諸如此類因勢議城因城議工因
工議費因費議處因處議督因督議防因防
議能因能議報而遼城不足難矣此非忠亮

全言通石畫 卷之二 十四
幹濟之選功名久遠之士不敢與謀爲此牌
仰該道乘暇閱邊丈邊估築牌內事理心上
經綸局外區畫不無殊倚焉道有分轄計在
互濟機相競勸蹟可蚤熙而靈臺靈沼移爲
靈城不無竒企焉臣竊查得遼邊自一片石
起至三岔河西岸計一千一十二里一十八
步內除山川險峻人馬不通并大凌河三岔
河及已完石牆共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丈
計二百二十里不必修築外實該應修邊牆

七百九十二里每里計一百八十丈共一十
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丈內應剷削偏坡八千
四百五十九丈計四十七里其應用石修之
牆有四萬五千九百六十四丈計二百五十
五里零每丈石工灰價築砌及僱覓人工該
用銀二兩共該用銀九萬一千九百二十八
兩此蓋就山取石累石爲牆石平面極大者
爲底平面稍大者砌身根闊一丈八尺收頂
一丈二尺高一丈九尺磚石雜砌堞口高四

尺通高二丈三尺而止其用甓包土墻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二丈計四百八十二里有零共該買柴燒甓買灰砌築僱工等項每丈細算工值銀三兩共該用銀二十六萬七百三十六兩中可構石爲底者差可省也高低廣狹一如石墻其東邊約八百餘里內有二百餘里係水修樹修無容紛議內六百餘里前院修過土墻猶存因之包砌補築十可減費三分大約用銀二十五萬可續前功通共三

面邊墻實該用銀五十九萬六千六百六十
四兩連削偏坡不過六十萬有奇更加意外
之費一萬一千又加墩臺堡署料銀五萬前
後浩費不過六十六萬一千增至七十萬寬
然裕矣此等工價要皆秋毫不派軍民不徵
力役一視民間工作平買平僱而猶差從其
厚者也臣就遼中設處有前撫題過馬價可
得十五萬五千邊夫銀可得三千又前院常
平倉本穀二十八萬每石變價一錢五分可

得四萬二千總計摺括可得二十萬仍少五
十萬或令就遼開廣事例或令就遼官鑄銅
錢或令就遼姑開山澤或令九塞贖復廢弁
或令四方量贖軍徒計可復得六七萬其四
十二三萬不無仰乞於戶兵工三部及冏寺
湊給至於分地設防以衛工作則各路將官
之任也分工設督凡閒將材官有志功名者
皆得任事則各道委任之能也因功酬勞勞
劇功懋閒者復官任者陞秩微能曲技旌異

咸周則道將分別紀錄撫按題敘詳明之責也日月有課工料無破心計之士自有章程臣何贅焉臣知遼左之三藩以斯爲第一義耳三藩永固東西北邊小竊盡杜大舉無虞自是而屯田可日廣自是而召募可不增自是而額餉可稍省自是而奴酋不足圖自是而舊遼陽不難復其福利可勝言哉伏望皇上勅下該部再加擬議堤坊二舉在援北酋以保開原則恭行天罰當不得養東建之癰蓋

東建據參珠貂皮之利遼人及天下姦人多
爲所用易戒害成書艱罔斷不可不慎不然
數年內外猶可偷安若懷永圖似不可已而
今宰酋且迫北酋甚也收拾三藩在完遼以
捍畿輔則東顧保障當不得吝朝鮮之賚蓋
朝鮮介有無輕重之間國帑及四方之帑盡
爲所糜急其所緩鳴綠恩偏舍其所芸巫閭
隅泣惟遼無人城遼不宜勞遼之人惟遼患
貧無貧自不患遼之寡要必厚僱募以富遼

遼無人而有人有人而有工有工而無厲矣
不然仁原之質未覆澤門之謳已騰東遼區
區安勝此詛也

○遼東巡撫張濤揭爲屬夷家事互構事遼左四
面皆酋東有奴酋北有金酋白酋自受中國
勅封世稱屬夷往不暇論粵稽萬曆二十一年
以來每以貪戾淫昏動恣殘暴今年四月及
七八月間北酋屢來告急屢諭使平頃據開
原協將李效忠及夜役張錦傳報奴兵北關

兩日之內聲息三至將夜各報時日兵情互
至互異職去開原凡七八百里攝道去開原
亦四五百里北酋浸潤膚懇自其故智將夜
吠影吠聲冀生事端曲踐軟盟自有深膺一
二文職庶官居恒交弁杯斝簠簋扶同照應
○登
難憑的確屬者春仲清河卻稱奴擁精甲八
百有奇其時職亦隨流登告後審烏有不勝
檢舉未遑之悔豈惟清河今年六月北關截
劫奴酋人畜布段共三千五百有餘開原道

將反報奴夥宰賽煖兔二十四營達子數萬
焚擄北關立哈等屯賽人畜又作踐田禾無
數比及嚴查該道止以字識誤筆回報又云
北關無數達子躲避山谷先疑捨去今已回
了詳文在卷可據是在北關爲棍情挑激在
開原爲喜事應承不知每來誣報一番奴酋
切齒籲寃一番卽或中有反情亦有誣輕爲
重誣無爲有覆也故職于今報懼仍前誤尤
疑奴之巢穴切近遼陽而遼將之報未至屢

次牌行該道駁詢千有餘言不能具述該道
信中有疑聊以報至所幸按張順夷一疏亦
既升聞矣職惟直指使者風聞言事陳報應
蚤職非直指不敢遽言其風祗東發兩諭布
告奴酋令其休兵以俟區處北發兩諭布告
金白二酋令其別置奴壻勉許老女以紓猝
變北酋聽否未復而奴酋撤兵連得報矣職
欲更具一疏敬告天子竊想瑣瑣酋家鄙事

頻聒

至尊而重貽東顧之憂義所不出又想卽有題疏
不過發部議覆不如徑以揭投如必加兵煩
爲議題如止宣諭煩爲擘畫以便遵依顧揭
雖多言而不多不悉乞垂清察職念按張繼
鬪狠之疏奏便宜之策與出境之旅問構怨
之酋用心有在壯氣可偉唯便宜一策言未
容易盖遼必有便宜之兵後可騎便宜之馬
亦必有便宜之馬後可乘便宜之兵尤必有
便宜之料餉後可以供便宜之兵馬而無師

興資匱之虞今遼之餉料半年無給遼之兵馬僅僅若此值此秋高分防二千餘里無城之邊東急那于西西急那于東北急又復那于東西烽砲時聞駝騫日遽退求枕戈之瞬憩寒磧而無從憐聞枵腹之嗟號悲風而有痛如此之兵之馬之餉之料撤於今日難撤之窮邊援於平昔未援之虜域於此有人明目搖手乃曰何不便宜行事此真所謂天下饑何不食肉糜天下寒何不被狐腋者哉儻

必慨焉便宜盡將防邊兵馬趨赴北關西北
雄酋簇獵境外遼中舉動辰發辰知我方孤
棲於酋關彼卽沓搗於遼腹此一時也勢必
舍置北酋進而攘虜四顧邑屋宛其居矣紛
皆虜矣將見北關未必以便宜全而遼左先
必以便宜破奴酋未必以便宜殄而北關且
復以便宜盡矣防漏憂天當講補天之石顧
傾憂厦當求撐厦之材無石無材而漫言補
撐開門揖盜赤體撲燎可爲寒心兼以挑奴

起戎奴反北關之旅直向開遼拚死橫逞開
遼其有幸乎縱使兵馬糧料十分充峙時情
世法百分脂符惟所便宜無復掣肘而不聞
乎獾狁之役歌采薇而遣之有所稟耳雖遼
臣勅中亦載防倭昔救朝鮮何曾據勅漫往
且易重師貞書言度義乃今東北二酋之義
何如北利江酋之貂珠潛計姻婭密贈衣鞋
江酋惑之乘奴攻敗竟投北關而北關居奇
矣奴曰老女我聘已久何物北酋旣匿我壻

又以我之聘妻溷妻吾壻春三月間欲兵一
次職等宣諭再三北酋懼而老女之婚止猶
然計羈卜酋另妻以女奴亦不問奴第耽耽
俟老女不置北酋堅欲讎背懇通開原官將
出境軟盟日以殺奴爲事而故以越耕爲名
奴益不平一面憤來辯訴一面賄結西酋事
誠有之北酋邀截攔槍放去馬牛段布奴怨
憾慚惶入于骨髓奴又欲兵北一次職等再
三宣諭姑亦已止奴復訴耕如撫安三岔二

堡邊外地係成化年間牧種如柴河靖安二堡邊外地係萬曆二十七年牧種其中添有新夷事亦有之遼陽姦弁梟報清河之甲實無是事職商鎮臣躬巡其地具稽虛實奴恐天兵已動潛攜妻子數十人待命撫順之外奴若曰天朝不必疑我加兵我先將妻子送入就是鎮臣諭通事董國雲遣之有曰天朝未兵我只查地地去邊遠者八九十里近者亦五六十里奴復語國雲曰願以子送入免

使北關又謗職隨差諭撤耕奴亦卽呈甘結
願撤新耕惟云苗已布種秀而幾實中國收
乎職曰不收也奴曰北關收乎職曰汝何詐
也豈有東種北收之理奴曰然則將聽其爛
委于土乎職曰到秋成時汝仍收去明年不
許來種奴唯唯矣八月間遼陽姦棍想到奴
寨便有犒賞不知何故擅去逼奴撤耕奴曰
我子已質許我秋收你的馬法已有成言如
何反覆必是北關又來謗我奴自具一印信

漢字稟狀訴告前後情節職將原稟咨送兵部立案訖職又遣諭北關令其自爲之計毋得終匿伊婿梢負奴婚一切諭帖俱已刻行北酋悍愎適將伊弟速把亥之女名討藍住者許嫁宰賽又將槍奴馬牛段布俱與宰賽闌刀誓和西釁斂矣奴聞而忿正要興兵忽因北酋所分卜酋來夷不能安插盡逃奴寨其中有名禿勒德者妄報奴酋有云北酋將計媾你奴之女今已改嫁宰酋去訖此奴之

所以忿不能忍而謀動干戈于北也此其義
奴直乎北直乎卽皆不直而彼善于此要難
故抑若使獨謂北關爲順提兵征奴一戰殲
奴然且不可况內無成命外無厚資輕以零
星餒卒投之虎口一旦輿尸而還開邊叢議
撫鎮之肉其足食乎職嘗有言奴與北酋皆
盜也北之盜奴無他技也所持者開原之火
線斧錐及其盜夥也是欲併挾開原爲盜者
也奴之報盜于北則有故也奴非無事之酋

而北又與以匿壻騙婚之事奴正欲爲有名
之師而北又與以截東勾西之名是奴本有
盜心又恨北酋之巧構怨中國之偏護而激
其爲盜者也夫挾開原而爲盜先者職未見
其順也激于北關而以盜報者職未見其全
不順也此等委曲職心知之未敢告人耳北
關屬夷也東建亦屬夷也兩夷互成火水而
中國則無分覆載卽中國惡盈福謙疾強殖
弱僅可意行難以事著著則益增之毒而反

傷其覆載之公矣語曰不善爲吏視已成事
職查萬曆二十一年東北三酋聚兵各萬交
相攻殺奴殺北關達子三千有奇馬牛無算
遼東宣諭之外未加一矢又查萬曆二十七
年北關會合騷酋槍殺南關人畜勅書殆盡
南糾奴酋救援奴反將南殺虜至無噍類遼
東宣諭之外亦未加遺一矢固知今日奴罪
貫盈斷不可貰職當未構之前業有東酋警
報紛紜之疏矣業有北酋二釁之疏矣業又

移咨軍門預圖東事應違矣咨中語複不錄
大意謂各酋之家事中國不宜照管其說誠
是惟三酋之家事不平則東北之禍害難息
萬一東酋一動北酋必不能支而近爲開原
之計將往救否兵馬可出邊以勦以夷攻夷
之夷否職欲先事題請恐涉張皇欲臨事題
請恐失機會未然之籌萬全之慮及其閒暇
所宜蚤定爲此具咨或卽貴部院獨斷出奇
抑或轉咨兵部預求定策職謂前無所因而

今有所創誰其信之內無所受而外有所專
誰其與之無信無與而欲以空拳搏虎漏艦
衝風誰其保之職唯是寧脊母忽寧怯母雄
寧爲東遼存數千里之荒徼而母敢委荒徼
于一擲寧以不佐盜獲罪而母敢以善開邊
受賞職若欣豔豪舉妄意女直釁鼓毛憐焚
旗要必如職前疏所請量得救援朝鮮之半
乃可從事至云質子會疏其東酋本情業具
投部印揭之內初職會藁蒙按溫詞許可畫

題職始發疏比及某道某道與按蕩議而後
倒節有指按示職曰祿山質子禍唐劉聰質
子禍晉宜拒奴子職愚未達其時職疏已發
五日計不能追職自復書並因巡道致書其
言若曰士庶之家走一人畜到宅必須報官
孔子有言既來之則安之今日之疏要亦報
官之役也未必見棄于孔子者也至其奴之
誠狡與其子之去留職疏兩端畢具其視按
慮不翅加詳職且有云若欲奴與北關不爭

彼自世讎此不敢保若奴二三年間敢叛中國職身保之且今日質子奴爲中國不爲北關此自職事與按無累頃按一見抄叅皇皇剖別更也仰之君子哉按慮奴圖北關及開原及遼陽及山海中外熟詞簡牘蝟具大凡揆策莫衆則迷稽衆自的職謬繹之未敢自信奴酋貪刻無比一貂一雉一兔一珠一參部落諸酋私攘私市者殊死而奴只以一人專其利其視財物無取好惡與共者異矣奴

之妻子弟姪恒遭劒矢崇城密護夜恒數徙
其視簡易忠厚堅培本榦內理腹心以希呼
吸通關緩急禦侮者異矣天性反常蕭牆叵
測猶能橫恣罔忌各夷惟所捲襲美利惟所
兼併子女惟所盛供而剝剔繼之積威所劫
匪伊朝夕首難無倡伏而未動耳儻有一筆
邪氣者出奴不過劉哮之續而已矣雖劉哮
釜中蝦鮒不能望奴之萬一然奴之府怨彌
久彌博所願甘心實繁有徒于此獨夫何有

無以則聲其蠶食七夷之罪而加之討乎討
必如蜀于播兵徵四國餉集數省將簡璘綖
鼎足遼鎮猶昉成化丙戌故事間發一旅于
朝鮮絕海而北遇奴竄路大縱嚴兵于清撫
進攻五關授北關爲先鋒徑指重城奴懸回
上祇又播之楊而已矣卽奴奄捲東方自君
自長播楊冠帶鈴轄宋及

大明一紙之檄頻聽調發流人角訟渝守收楊
囹圄槍見獄司無異孤豚之于屠肆窮年縱

脫入穴之鼠洞深蟄遠所費蒐掘是播亦不
敢望奴之十五然奴腴而境肥衆所覬覦播
瘠而山險衆可有無絜此較彼奴之可圖衆
利有歸殊易于播策此而後中議便宜職有
屏息聽示耳再查夏秋迄今虎墩兔憨日與
奴兒趁等達子讎殺抄花色特兒等日與五
路達子讎殺三酋要皆款順距廣寧僅三四
十里而近旣云宜救應該一視未有開原最
有關繫而廣寧不足重輕者也伏乞裁察謹

揭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建夷懾服天威謹修質子

曠典乞

勅朝議處置以慰遠忱以息邊患事臣惟九塞之
夷遼左爲甚全遼之夷建奴爲甚蓋自奴酋
奄有毛憐諸衛稱極衆併獲勅書賞賜近又
益據腴壤盡參貂東珠之利稱極富吞尅南
關灰扒叻哪黑龍江諸夷稱極大牛馬羊豕
子女金錢歲結宰賽拱兎等酋明攻北關暗

擾遼地以快已忿而且將冀逞大欲則羽翼
已盛稱極強奴酋擅如是之衆庶富厚廣大
強橫而不屑小試日惟生聚修築訓練爲急
且有明刑法習星占諳韜鈴之南人充入幕
之賓倨軍師之位時每追念女直之舊微露
反鄙周邦之意比年以來人有異其諭令退
地不聽者矣人有異其諭令改碑不聽者矣
人有異其諭令送還吾兒忽答摩羅合不聽
者矣人有異其捨碎禮臣諭帖鎖執通事李

得時於鐵房三月不放者矣凡所傳播兇鋒
狂焰驚動中外上自朝廷下及郡國元臣碩
弼百司庶府山林野叟市巷走販靡不憂杞
人之天嘯漆室之柱臣甫入遼開遼道將紛
以越耕告又故以耀甲清河告又屢以攻害
北關告而金白二酋亦自來告彼路道將曹
文煥等糜我賞需布段幾百餘疋牛酒半之
猶然移我火器私出塞外潛與金白二酋刑
牲矢盟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鑽飲爲會亟

以便宜二字來丐於臣臣書生不知便宜拒之甚力聊爲更調姑寢其釁然臣猶恐奴姦叵測未可盡認張皇固執不理尋會同按臣張五典督臣薛三才皆以道將紛報夷情奏聞矣亾何奴酋籲號冤枉申遞漢字詞揭求要面赴臣處伸訴臣當允許去後月餘不至臣慮阻梗檄詰撫順備禦等官而奴酋遣使干骨里等始至其稱舊耕等地一係成化年間一係萬曆二十七年到今無異只新添牧

耕等酋願卽撤去其稱北關構怨以匿伊婿
及奪伊婚等情臣復諭之使平而奴酋唯唯
矣乃北關復又騰揭報急謂奴賄宰酋陰行
其事臣每疑慮密商鎮臣張承胤曲圖所以
救寧之術鎮臣謂非躬至其地未可廉實遂
假巡邊而甲擁清河舊耕添耕及鑽刀私誓
等情肇得其悉隨卽宣諭令其甘結撤耕奴
皇土亦卽以甘結呈矣臣慮鎮臣止據夷使通譯
未面奴酋安可過信復棟精敏竒勇之士躬

詣奴寨盛陳

皇上威靈并訶奴酋隱微庶幾有當臣諭有云前
據東夷甘結情似忠順今日卻又賄買宰賽
槍殺北關擄劫人畜羽報紛至甚是可疑若
曰只是宰酋一部狂逞不與東夷相干今北
關又說現獲東夷勾連賄買宰酋人賊明有
證驗東夷何得再爲支遯欺誑中國似此舉
動東夷如鬼如蜮不可方物我國費許多心
力封他官號厚他賞賚不如養一狗一猫猶

有一家之義中國情盡恩隆已到極處再加
不得東夷反面背恩亦到極處再信不得問
罪之師誠不可已但本院又想東夷是伶俐
乖覺之人有通達時勢之智他豈不知中國
之大兵馬之強謀臣勇將之衆若是激惱天
朝赫然一怒徵四海九州材官兵餉要一百
萬就有一百萬要一千萬就有一千萬要一
萬萬就有一萬萬東夷兵馬只要天朝兵馬
汗雨一滴就滄死他部落腳跡一動就躡翻

他地皮他善度量豈不曉暢正恐東夷必不
孟浪至此所以本院屢批開原申文還爲東
夷存疑又聞東夷有言若是本院疑他作反
願以親子送到聽用或留廣寧或留北京惟
中國之命爲此選官再諭詳示順逆禍福並
查送子聽用等情若果真的到來即便題請
加恩世世天澤永永保守卽有讒言以此一
事百不能入而東夷得自固之策天朝免意
外之防姦夷不能行挑激之誦矣臣又申語

鎮臣若曰往昔制夷多用質子一法卽先臣
楊繼盛論開馬市亦采質子之議此非臣今
日臆撰也鎮臣與臣議符特遴督理三營大
旗委官籍大成往選差丁兵馬成功等十餘
人爲伴當遼陽守道白養粹亦差官趙一鶴
代撫順備禦王崇吉添差通官董國儒佐大
成同去報入奴酋寨內奴酋遣伊中軍打兒
漢等迎大成於一百五十里外供應犒從同
行打兒漢卻說太師差馬法來有何話說我

奴在山後打圍便傳信去大成具將諭帖事
理逐一傳布奴酋就來出迎大成於二十里
外入寨酒宴大成三日虔奉大成等貂衣掛
七件貂皮三張紅狐皮十九張馬鞍一副又
具牛羊犒從備說節年看邊恭順情由願將
親子質當廣寧城內或赴北京等語遂遣第
七子巴卜海年一十七歲從以頭目阿都干
骨里等三十餘人入撫順關飛報到臣俟臣
諭到方敢前進臣卽牌行道將令其細查是

否真子牌云奴子假而我以爲真則酋必我
哂奴子真而我以爲假則酋必我怨哂怨之
間輕重釁隙由之不可不慎隨該署撫順備
禦王崇吉回稱查得今來奴酋男巴卜海係
奴兒哈赤第三妾名真哥所生之第二子長
子名巴卜太今來次子名巴卜海此妾又生
二女一與兀刺江夷普張太一與雷都實係
奴酋之男又詢通事董國雲云此實係奴酋
排行第七男從小看生每去常見非今日遽

然所識伊妾母見在未蒙示先小的亦防此
姦每密詢入市買賣夷人衆言相同及觀動
作行止諸夷畏甚實係真子臣遂差夜役曹
得勝等導入廣寧城力疾開門會同鎮臣張
承胤共詢來情俱與道將詳揭無異除臣牌
行馬政同知李守仁中軍遊擊高寬王純臣
等一面查送前寺安住訖該臣勘得一奴酋
也由前聞觀之陰鴛如彼而亦不傳有陽順
之貌言也由今事觀之陽順如此而亦難信

無陰鴛之逆志也夫豈奴酋歷事彌練機械
彌沉搏戾欲亢伏匿欲下乃且姑爲右賢王
之侍而終忍以巴卜海爲隗恂耶臣所不能
過揣矣臣照得自漢甘露唐貞觀以及我明
洪永間占城高麗故事修文來遠豔爲美譚
嗣是隆慶二年把漢那吉背祖奔降雖亦夷
孫而順逆之數較今差異彼時朝廷之上
意主張斷令容納竟致宣大四十餘年免於
烽火爲貺殊厚今奴酋之智計貲威視俺答

尤烈覬覦願欲視俺答尤奢負雄長之勢而
效行成之請在那吉不過逆祖亂命之叛孫
在巴卜海實爲遵父治命之愛子此等恭順
殊出人意想測度之外文耶情耶卽使勉爲
文也而中所顧畏益可知也非仗

皇上文武聖神遠制奴酋之死命天地雨露深沁
奴酋之赤衷奴酋焉肯委心割愛吟嘯扼腕
垂涕判袂屈夜郎自大之體敦曠世久湮之
典如斯之謹哉臣謹會同總督薊遼都御史

薛三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五典合詞題
請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奴子應留應還或任廣寧或赴北
京及一切官賞事宜自有舊章臣等竊計其
留也狼子野心未可許鼯眠之穩其不留也
堯天舜日不聞拒來格之苗若慮其窺遼左
之虛實習中土之夷險則遼人之久爲奴耳
目者十人而五也南人之竄爲奴腹心者萬
人而十也凡我中華之輿地圖兵食志馬政

書通考 卷之二
考材官傳不乏臚列舊矣而奚俟其子之遼
語哉第其供億之費水土之患當在意中耳
又凡奴酋所與差去官夜役皮張鞍掛應否
令各員役收拒俱唯

廟斷施行至於北關金白二酋私與曹文煥等
血誓亦有韓昌張猛偕單于軟東山舊典可
不深問其私給出邊軍器爲奴口實應令取
還又北關所匿奴壻卜占台或令送入開原
仰乞

天語勅令臣等送還江寨令收原娶奴之三女共
新娶北關之女一家完聚庶東北互親釁孽
可杜萬一奴酋復背今議肆害占台則興滅
繼絕問罪之師在我有名抑或調停東北之
術別有定奪統祈

廟算臣等曷任竦息待命之至

○遼東巡撫張濤題爲竟陳遼左迂計以俟聖明
察覽以效萬一補報事臣觀今日內外諸人
競談遼事多屬風聞雖出入遼中而事不關

心言有所擇亦與風聞無異卽如北關東建
二酋之釁言人人殊要皆聽聞所收忠蓋所
發其云北關必救臣亦言其當救臣有屢疏
屢揭又有密書詢問本兵言兵言餉言勦言
救委曲頗具疏揭書劄具存可覆柰何九邊
多故無可那之兵太倉久匱無可湊之餉而
其議未能中窾其請未能如願也今幸廷臣
借銀議允遼得與分二十萬可以勾當東北
一役但此一役也一則情僞之當稽其稽云

何去年奴酋往犯北關他不必贅如報清河
耀甲八百及再查之止有檢舉之空文也又
報奴酋糾合宰拱二十四營達子燒燬北關
屯寨不計其數掠殺酋婦男女三四千有餘
及再查之止有字識之誤筆也本年正月之
內又報奴酋兵馬已行三日而清撫之間奴
酋切近之處也及查兵馬果否已行而清撫
不知也又報奴酋將各寨馬兵盡已喚去正
月二十九日起行往攻北關親見步兵在前

馬兵在後大約五六萬有餘時已盡將北關
山頭占定開原烽火絡繹沓至臣商鎮臣先
發鳥銃火器手前去旋撤各路防兵及標兵
營兵及遼開等兵共萬餘人奔波數日該道
復有止兵暫住懿路之文而今報又云奴兵
未至又云莊南送親則亦酋部覆謬之支詞
也臣當屢報之頃卽與鎮臣商說奴酋旣到
撫順訴苦北關將恐官司信了必有一番烽
火惟奉近議不可不救臣言不數日而警報

果至乃烽火又只如此諸臣謂其卒如臣料而臣則安願有此過料也是東北之形情近在開遼尚爾恍惚况乎廣寧卽廣寧有聽用官萬里侯等奔告臣曰奴酋已圍了北關乞旗督救臣笑而遣之且毋須汝迨至事定臣詰里侯等官前日云何里侯等但云廣寧噍噍而侯等亦噍噍也廣寧驚駭如此况乎京師臣遂念昔日兵過黃河猶拒告密其故在內而箝制其外今日奴爲神物紛相挑演其

故在外而搖惑其內幸該道老成能懼事而
尤好謀也臣所可知者北關開原覬覦東夷
參貂東珠之利因而計誘卜酋致之寨中業
成騎虎之勢故其心不能一日而忘東奴酋
忿詫叫號若曰我本東夷巨擘北關是我曾
半分其父屍之酋一旦負我害我又挾中土
凌軋我故其心必不肯平而不能一日忘北
其所不可知者熱中有功名之妙算到底有
擲唾之隱憂就中有傾擠之奇着噫難言也

所恃該道不易動也乃臣所謂情僞之當稽者此也一則利害之當審其審云何北關之所守者二十餘里之邊也萬曆二十七年以後北酋皈依開原無有他逆是北關之心固不可失也失北關之心恐二十餘里之邊不靖也東奴之所守者九百餘里之邊也成化丙戌而後東酋謹護遼陽無有他犯是東酋之心尤不可失也失東酋之心恐九百餘里之邊不靖也使失北酋而酋窮無歸將必入

投開原而開原似不得爲逋逃主也開原又
不受當必投之西酋而西方復添一患矣又
使北酋不能逃走或爲東奴所滅則北關之
地必爲東奴之地東奴黠甚而又強可曰亦
猶北關居北而已乎如果北關救全矣東奴
之心失矣或必卽移攻北之酋爲攻開遼之
酋當斯之時赫然之怒大師之克必不可已
奴酋山險林密蒐索方可徐圖非遲歲月未
必盡殄所憂東建之東窮荒無際渡江而去

師老酋逸我兵言旋酋復還集再征再逸事
或有之成事在人王杲之功庶乎可期臣特
不容不悉此酋之變耳乃臣所謂利害之當
審者此也一則救勦之宜密其密云何奴酋
擅東方富殖啗餌遼人而遼人久爲所用故
遼中舉動奴酋全知厥後小則疑怨大則興
戎我師未出彼防已預兼以遼兵遼馬遼餉
奴皆習之易戒害成不可不慎人謂奴酋可
以虛聲讐服者不知奴酋者也乃臣所謂救

勦之宜密者此也一則兵餉之當另集何云
另集救勦一行二酋已隙遼中九百餘里之
邊看守無藉將必時有搔譁那移應防兵馬
往還動經千里一旦調發恐不濟事先期往
戍恐誤西邊如今正二月草枯料嗇馬瘠兵
餒往返空馳人人訴苦頃者援兵止三百餘
人出住北寨甫閱數日北酋怨詈却說漢兵
將他雞狗羊豕都喫盡了麾之惟恐不去北
酋且又乞餉開原道詳到臣臣批姑量應之

夫中國無辟穀之兵馬北關有仰沫之枯魚
只靠現在兵餉何能周給乃臣所謂兵餉之
當另集者此也兵餉厚積救則實救勦則實
勦或先令金白二酋從北兵東以激奴酋之
出關或用大兵從清撫而入直搗奴酋之巢
或走竒兵從橫江間道星夜遄迫以出奴酋
之不意或浮大衆于朝鮮絕海而渡以防奴
酋之遁去固一策也是臣所云宜救者救卽
勦也當不遺此策也如云虛聲而已適以召

寇而速戾計豈得乎臣愚每想此事區處可
了臣蓋頗知奴酋器局舉動與夫籌箸幃帳
者似朝鮮非常之趣要不過富強爲酋中雄
受享爲酋中冠而且小有才而狡耳若能硬
主北關涕泣而女發還通壻令與奴酋三女
諸甥仍舊完聚嚴與之約儻或戕老女賊通
壻有討無貰萬一奴酋背約卽以今日救勦
之兵馬留在異時作用未見爲晚此又一策
也臣所謂不必加兵不必加餉而兩救兩全

術自在也何也奴酋好忠順之名而我亦與
完其名奴酋執負婚匿壻之詞而我姑爲塞
其詞奴酋恨北關之誣捏而我爲釋其憾奴
酋好勝在北關之上而我爲之還其好也臣
固知其必可圖也舍此二策只靠些須兵馬
東急那于西西急那于東東西俱急便委于
不可爲而徼倖于不可必真有如該道所云
救不成其真救勦不成其真勦也又安忍以
至艱極縮之餉委于泥沙以極疲劇嗇之兵

驅于鋒鏑而究其故止爲北關守一老女防
一逋壻若老女遽死逋壻遽死奴酋亦死守
防猶有歇時若女死壻死奴酋不死而北關
之禍固終蘊崇也北禍蘊崇而我救北之兵
餉可暫停乎矧不止一北關而又增出遼陽
九百餘里之邊患誰爲遼謀仁乎忠乎臣不
知其解也臣只願實救實勦一創永逸臣之
第一迂計也乃臣全遼之迂計惟在築墻夫
遼非秦皇漢武不城之遼也遼從來有墻嘉

靖中遼撫亦有築牆者其時發內帑開事例
築有土牆詞臣郭朴作有記文豐碑現存記
云是年牆成大虜入犯臨牆搖手咋舌而退
第土牆在風雨中未有十年不圯者欲興此
工非石非磚不能久遠而遼固多山多石多
柴木其採辦燒造良易遼土多斥鹵而堅各
屯堡城垣皆外磚而內土誰云遼土不可墻
也所須金錢如部科之意卽寬處百萬之外
遼實賴之遼有山澤之利便宜收用臣前疏

區處亦自有說得此墻成遼有百利而利不可勝數也否則百害而害不可勝數也年年月月無藩無籬拚此軍民官弁試于虎狼之吻有怵惕惻隱之心者可無戚乎如曰墻成而封拜無路陞廕且希臣謀所不及矣如又曰內外空虛何敢遽議大工獨不思薊門微闕便須急借百萬金錢亂乃遄已遼之可慮奚翅薊門積慘負痛匪伊朝夕獨不得比于薊門之議以出一方于湯鑊火坑乎臣查先

年郭墻大同戚墻薊鎮彼二武臣耳竟饒爲
之今人何得驚視二武臣爲絕響也此臣全
遼之迂計也伏乞

皇上萬幾之暇慨賜覽觀如果臣言少有可錄
勅下該部聽其擬議具覆

籌遼碩畫卷之二終

陛下若暗其跡其具賢

皇上萬幾之端則顯賢購味果曰言少育可繼

德之五指也為子

之今人何得驚其二近曰為蘇譽也此曰全

年非壽大同德壽德壽也二近曰耳資壽也

籌遼碩畫卷之三

戊午孟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遼東巡撫李維翰題爲黠奴計陷孤城悍虜聞風煽動東西交鬩勢甚猖獗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亟賜調兵發餉以急拯救危鎮事

四月十六日據瀋陽遊擊尤世功差夜不收

口報從撫順所平奠舖楊安屯進入有馬達

賊一千餘騎下營等情本月十七日據中協

副總兵頗廷相差夜不收口報帶領兵馬策

應至撫順所城南與遊擊尤世功武靖遊擊
文明象健兵火器原任遊擊朱騰耀各統兵
合營本日又據署清河遊擊事鄒儲賢差夜
不收押同散羊峪堡夜不收口報從兀耳口
進入有馬達賊約有七百餘騎等情各稟報
到職據此預令鎮守總兵官張承胤統領正
○ 營兵左翼等營兵馬速赴應援卽牌行各營將
領等相機追勦去後十八日據署清河遊擊
鄒儲賢差夜不收口報十五日未時有本營

兵馬追至梨樹奠與賊對敵斬獲首級伍顆
等情本日又據分守道右叅政顧頤稟據署
清河遊擊鄒儲賢火牌報稱十五日酉時分
本職統兵追虜回營隨據清河守鴉鵲關口
夜不收馳送原領做市建夷付漢齋來奴酋
漢字印稟一張內云因你南朝發兵設在外
邊故我到撫順講話候朝廷將出邊的兵馬
退回若把邊外北關交與我則這事或可以
免得且今要你清河照常作市故不侵你清

河地界謹白等語職據此爲照奴酋係市口屬夷輒敢突犯疆界賊兵甫退又來關口申文詞語狂悖殊甚明恃橫強輕侮中國雖稍有斬馘畧挫賊鋒竊恐賊酋愈懷忿恨復逞兇謀事未可知沿河營堡邊長兵寡孤懸山峽在在可虞請兵設防似不容緩又據頗副將差夜不收押同瀋陽營夜不收口報達賊三萬餘騎圍着撫順城一枝達賊與兵馬相對隔河不能前進各營兵馬俱在崔四屯下

營離撫順城二十餘里等情到道據此爲照
來夷數萬於十五日壓境進圍撫順城未知
存失至今未見遊擊李永芳撥報恐有別項
重大事情除差官赴營查得另報等情又據
開原兵備右叅政馮瑗稟稱據慶雲守堡沈
時行稟報十四日巳時分有新安關進入福
餘衛夷酋煖兔宰賽卜兒亥三營下通夷等
伍百名到堡卽令通事說稱有我們趕車二
百輛裝載木植乾柴又隨帶牛馬羊隻皮羶

等物來賣有宰賽營下通夷把氣革兒說有
宰賽煖兔卜兒亥等各營達子馱帶盔甲俱
到遼河兩岸下營上關討賞又有憨傳調我
們各營達子頭兒會議要犯搶南朝不知那
地方今我們外邊煖兔兒子八個都不聽他
老子各帶部下達子要來爭賞等情理合具
稟緣由到道據此看得宰賽煖兔等馱帶盔
甲俱到遼河兩岸下營上關討賞又憨傳調
合議要搶且稱煖兔子來爭賞既係在市通

夷稟報情形似真狡謀叵測除嚴行開鐵慶
雲協遊守備等官比常萬分加謹防禦仍分
投收斂等情各稟到職又據慶雲堡遊擊竇
永澄稟報相同看得奴酋因北關之事懷怒
蓄忿久矣向來未敢公然犯順無非畏中國
之威故爲伏耳匿爪以待耳乃今一旦背逆
統兵攻圍撫順勢甚猖獗且具稟清河辭更
悖慢如此情形河東已岌岌不可支矣兼之
西北各處諸虜見在沿邊住牧亦據報謀犯

情似不虛誠恐乘虛突入禍將莫知所終也
除一面嚴行各道督行各該將領等官萬分
加謹隄備及相機堵勦去後仍又白牌傳諭
各邊嚴謹收斂卽差夜不收分投調遣五路
兵馬星馳救援外其奴酋攻圍撫順城未知
講話未知攻尅至今未見李永芳撥報俟有
的確另行馳報緣由俱已塘報各部軍門訖
職預于十七日卽差聽用官郭之翰等四名
執旗監督各該將領追勦去後十八日又據

分守道顧願稟據奇兵營中軍朱世顯蒙副
將頗廷相紙票四月初六日本協統兵前赴
長安所防工十四日移防長勝邊工十五日
酉時據長勇撥傳東虜奴兒哈赤達子圍住
撫順本協當時統兵前進至十六日寅時到
撫順境上與武靖潘陽鐵嶺遊擊文明象等
各領健兵又原任遊擊朱騰耀合營攻擊二
陣無柰虜衆布滿山川約有五萬餘騎本營
與瀋陽家丁斬獲首級一顆兩相扎營隨據

被擄脫逃人吳文禮稟稱十四日有奴酋部
夷八百餘名在市討賞口說明日有三千餘
名達賊來做大市買賣至十五日寅時分達
賊果來叩市遂誘哄買賣商人并軍民出城
貿易間各賊乘隙突衝入城將閤城軍民人
等牲畜盡被殺擄侵住城內等情本協卽挑
內丁千總等冒矢衝至撫順城外探看果如
前供該酋世受國恩一旦犯順抑且屯聚三
日尚未出境而長安備禦又報西虜宰賽伯

要子聚兵二千餘騎卽日入犯平虜等處意圖東西夾攻大肆狂逞兵力單寡萬分難支乞於近鎮速調大兵以救燃眉等情到道據此看得奴酋素日驕橫近假入市襲陷撫順城聞將李永芳拿去中軍千把總殺死擄掠軍民牲畜殆盡沿河設兵據敵至今尚未出境猖獗殊甚除會請總鎮兵馬協力防勦等情十九日又據鎮靜堡守備王牧民稟稱有西夷秦元榜什密稟有本虜頭腦抄花于十

七日差人叫先來領賞夷使速回巢去抄花
巴領大小頭目二十個部落全來子都在馬
場放馬相對高平大小黑山離邊不遠只待
數日馬有膝一齊上關講話等情各稟報到
職除嚴行各道加謹隄備防守及分守道督
令將領追勦外該職會同薊遼總督汪可受
山東巡按楊一桂議照建酋奴兒哈赤性本
兇殘行多詭詐倚恃富強箴視中國包藏禍
心謀逆不軌非一日矣數十年來中外胥以

爲憂緣一向未敢跳梁以故不妨羈縻無非
爲保安疆圉計耳詎意三月內按臣查勘邊
界彼遂藉口爲先發制人之舉假做買賣攻
陷撫順今且盤據不去又暗通西虜在在蠢
動此其罪大惡極神人共憤職豈不欲剪滅
此而後朝食哉惟是禦虜必資于兵而足兵
莫先于餉乃遼之兵何如也名雖九萬有奇
然散之一百二十餘城堡其實各營戰兵八
九千而止而以當數萬之虜其將能乎是兵

不可不速調也乃遼之餉何如也以民運則
欠二十餘萬京運上年下半年該銀二十六
萬兩毫釐未解今又四閱月矣各軍缺食且
幾一年而欲使之枵腹以戰其又將能乎是
餉尤不可不速發也不然而腹背受敵手足
莫措切恐遼左非國家有卽京陵亦不能無
震驚之虞矣事關邊疆利害社稷安危乃當
事者多泄泄視之職曷敢不急爲呼天之請
皇上勅下戶兵二部再加覆議上請卽調近鎮精

兵二三萬前來應援隨發上年下半年與本年上半年原額京運五十二萬餘兩星夜解來接濟應用如或太倉一時無銀當速請發內帑以濟燃眉庶危遼有所恃賴而衝邊不致再悞也

○兵科署科事給事中趙興邦題爲虜陷邊城勢甚危急伏乞

勅下部臣亟議兵餉並速發帑金以募大軍以保封疆事臣接遼東撫臣李維翰塘報奴賊猖

狂假稱入市以三萬餘虜陷撫順城遊擊則
拿去矣中軍把總則殺死矣軍民牲畜擄掠
一空矣且其盤據內地久而不去又復結連
○兵西虜住牧邊外東西夾攻以圖大逞蓋岌岌
乎殆哉撫臣以無兵無餉不能解大虜之圍
急則呼天旦暮求援

皇上聞之必且食不下咽遑遑爲遼計者臣愚以
爲今日計非兵寡之患而餉缺之難也遼撫
今不請近鎮精兵二三萬前來應援耶卽今

雖無精兵二三萬以應遼撫督臣汪可受業
已斟酌於薊鎮天津保定間議調六千五百
矣顧六千五百名之兵督臣尚謂其行糧無
所出如再有多兵又將安出乎遼撫不又請
原欠京運五十二萬星夜解發以接濟應用
耶計遼餉所缺於額內者五十餘萬見今太
倉若掃不能應萬分之一遼之主兵餉皆枵
腹以待如客兵再至又將何給乎無餉則何
以有兵無兵則何以禦敵况敵賊壓境軍民

塗炭少需時日則流毒益有不可言者

皇上亟命戶兵兩部作速議處何項銀兩堪以動
支如遼撫所請盡數發解以供主客之兵目
前之費卽兵未必加多而士飽馬騰進可攻
退可守勿得耽延以釀莫救之禍則遼或可
幾幸矣臣愚又謂若不大發帑金終無益于
遼事何也遼撫所望援者則二三萬精兵也
今蒐天津薊保之兵不過五六千耳無論日
久則匱路遠則疲此五六千者使之戰陣且

望言將聞金鼓而股慄望旌旆而魂搖遼人得之亦無實用又何益於成敗之數哉語曰水人知舟陸人知車制遼之虜者必遼之人也

皇上誠發帑金數十萬下

詔募遼之死士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計不崇朝可得敢戰之士數千人卽不能長驅虜庭漸可捍逐以雪敗亾之恥虎豹當關犬羊莫能入也奪狡虜之驕氣全百萬之生靈於以奮乾斷伸國威者端在此舉不然奴酋得志衆虜

算生心東西交誼兵連禍結遼之爲遼殆不知
所稅駕矣兵馬倉皇羽書正急邊臣失事之
罪臣且不言臣等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署兵部事戎政尚書薛三才題爲黠奴計陷孤
城悍虜聞風煽動東西交鬪勢甚狂獷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亟賜調兵發餉以急拯危鎮事臣
承乏署印本月二十三日准遼東巡撫李維
翰揭報前事正在具題間奉

聖旨狡虜計陷邊城勢甚猖獷一切防勦事宜行

該地方官相機處置軍餉着上緊給發其調
兵應援該部便酌議具奏李維翰着用心料
理疆事務保無虞欽此不獨遼左震驚中外
傳聞皆爲動色是疏朝上夕發仰見我

皇上惕然東顧臣愚代庖樞務無能仰佐

廟謨萬一惶悚無地據所云一城之內將領軍民
橫罹殺擄夫撫順互市之關奴酋歲市貂參
利不下數萬此中國所爲操餌以制馭建酋
者也今且公然攻陷我城堡殺擄我官民似

無利於此關市而甘與我爲難也先是夷稟
輒爭北關爲名今盤踞撫順此其意蓋欲牽
制我師直搗北關也儻北關不守則開原遼
陽一帶寧有幸哉且非獨此也據市夷稟報
西虜煖宰等酋各馱帶盔甲於遼河兩岸下
營討賞虎墩兔憨又傳各夷會議犯搶而東
虜紗花亦復糾集部落駐牧於鎮靖邊外或
奴酋交結諸虜分投入犯以東西綴我亦未
可知儻一時颺動左右牽制前後蹙跋豈獨

河東不支廣寧以西皆岌岌矣恃

朝廷威福當不至此然勢已剝膚不得不爲過

計目前急着無如大發軍餉以鼓舞士氣遼

軍缺餉已歷三時此非少少發萬金便能濟

事戶部應發額餉自昨秋至今夏計該五十

餘萬大倉見貯無多卽不能盡發亦當先發

其半以濟燃眉臣部額該遼東馬價一十一

萬七千八百餘兩撫賞銀三萬兩除先發四

萬兩外尚該銀十萬七千八百餘兩併新兵

餉銀四萬七千一百兩皆臣部事臣請一頓
解發此亦稍足應目前之急以慰遼軍望梅
之思者也至調兵一節方在酌議適准督臣
汪可受揭帖爲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援兵檄
選薊鎮西協主客兵一千五百名東協主客
兵二千名中協主兵一千五百名保定家丁
五百名天津南兵一千名刻期出山海關便
傳可計日度遼相爲犄角撫臣請調鎮靖兵二
三萬此尚不及什分之三薊當神京肘腋之

地狡酋睥睨之秋恐勢不能多發宣大以西
在在多事計亦不便于徵調且徵兵於遠無
當緩急惟有仰望

皇上下發帑金聽遼督撫自募敢戰之士急救此
局防禦他變猶爲費半功倍也往宣鎮缺餉
皇上不惜三十萬金以輯安饑卒消弭隱憂今遼
軍缺餉甚於宣鎮撫順被陷事勢更迫

聖明爲畿左半壁計寧有靳乎督臣又接往年征
播州救朝鮮故事請費數百萬金錢調數省

精兵爲一勞永逸之計此真安遼固圍長慮
第欲徵兵必先議餉須集九卿科道熟計利
便非臣愚所敢徑請也伏乞

乾斷立示施行更乞嚴

勅該鎮文武將吏殫智畢力收復陷城防扞東西
夷虜事勢稍定務養全力相機大創用雪此
恥事結之日衡量功罪以程賞罰庶幾東陞
可保國威不損臣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左軍興甚急度支

餉饋不敷仰祈

聖明急發帑金以濟燃眉以保疆圉事項者黠奴
陷撫順城而西虜煖宰東虜抄花以及虎墩
兔憨諸酋亦皆蠢蠢騷動撫臣鎮臣樞臣閔
閔皇皇各以議兵議餉上瀆

宸聰乃皆不移時而隨請隨報則軍國安危之故
夷虜順悖之情亦旣凜凜動

聖明宵旰之思矣臣不習鞞鈴獨是邊需虛實得
以職掌與聞兼有太倉巡視之役卽於昨日

查見貯庫銀若干母論已題登時給發臣一
聖門入庫而各邊鎮催餉委官闖門懇訴臣以緩
急論之謂各邊安遼鎮危急其危者而緩其
安者各委官始退惟是遼則僅給上年所欠
十一萬九千四百兩有奇而太倉已爲之一
空矣今年額數卽欲姑題半給不過二十六
萬二千兩零尚苦外解來遲難於接續雖樞
部亦請發馬價銀併新兵餉銀一十六萬兩
合戶部共近二十八萬竊恐遼鎮主客兵合

皇十一 薊保鎮天津各處援兵不過支撐許時又當

立盡矣夫黠奴包藏禍心幾十餘年突發一

皇十二 旦志不在小撫順城負山帶河彼襲而據之

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計必非旦夕所能驅除

披猖之勢若彼難繼之餉若此枵腹諸軍望

皇十三 風袖手欲剪滅此而朝食豈易易哉臣繹思

明旨一則曰軍餉着上緊給發再則曰應發餉銀

皇十四 也着儘力措處三則曰糧餉着多方措處無

皇十五 上言致缺乏大哉

王言明知餉銀當措處又恐不能措處却顧長慮
聖心亦既攬然加意矣獨念諸臣皆請發帑而
明旨有內帑空虛之句令人躊躇莫知所措豈其
皇上有恡心耶抑亦不便輕發且徐觀事勢何狀
而後發耶夫萬乘所不足者非阿堵也棄朽
蠹無用之物解邊境倒懸之危我

皇上豈其有靳焉且一聞發帑將士心安挾纊投
醪感恩直前當必有不戰而屈人兵者伏乞
皇上慨將內府積貯發數百萬或存太倉若干以

備不時之需或給遼左若干以壯折衝之氣
漢之靈帝好爲私蓄及黃巾大起皇甫嵩請
出藏錢以頒軍士不聽竟罹劫遷之禍宋太
祖立封樁庫凡歲終存餘皆入以備軍需嘗
曰石晉割幽燕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
甚憫之欲俟斯庫多積遣使謀於彼儻肯以
地歸我卽以此酌之不然朕當散財募勇士
以圖攻取也興王重軍計衰世重財計斯二
主者非其大彰明較著者耶抑臣因是而有

感於事例之混冒也夫事例不因邊餉之缺而開乎事例歸併不因臣等爲邊餉力爭而允乎近如染絹鋪墊之銀有何要緊乃乘順天該府暫貯例銀時不由巡差掛號混行支領除臣會同查補外伏乞

皇上嚴勅以後事例銀盡數從巡差掛號不許濫支庶得專備軍需之用卽如庫帖經臣掛發方媿無能寬其途廣其額以增土壤于泰山益涓流於滄海乃不知從何年月銀錢混收

夫銀則色數難於造捏錢則低假可以參差
甚有棍徒專構低錢包攬代納及至發邊將
錢賣銀虧折殊多則曷若自今題知後該庫
一味收銀寧每百兩明減五兩以示從寬斷
不許銀錢兼收致滋弊竇而且於邊餉有損
無益也臣故因請發帑而併及此雖然從來
皇上外寧必本內修今日用人行政槩乎未聞揆
席久虛金甌罕卜大僚孤寂言路蕭條甚至
郎署印列臬藩薪積所爲佐聖明而勦內治

者可謂無人彼奴酋虎視眈眈安得不輕中國而有狡焉思逞之意惟在

皇上翻然猛省一面發帑金以備邊用一面議征勦以靖妖氛一面將應用之人速賜簡用應行之政速賜施行以修內治而弭外侮此則管蠡之見臣猶不勝拳拳焉

○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接兵乞

勅計臣大發兵餉樞臣會議處置以保封疆事

臣自束髮登仕路卽聞人言建州奴兒哈赤者匿跡傭工於遼熟我內地情形而歸併諸夷以成其強擅我貂參之利以成其富此異日邊疆大患也朝議以奴酋爲外懼久矣節因遼示裁抑奴詐爲恭順議者頗以奴無大志而易之臣遙制在二千里外例止文移申飭而心實不忘此虜故議募客兵以備援遼揭言奴未入貢情非全順遼有積薪厝火之勢薊有披髮纓冠之責蓋虞有今日也惟是

愚慮猶庶幾目前無事可從容設備不意議未及行兵未及練而奴難已發矣臣此時例當考滿待罪不敢言私據撫臣告急檄選薊鎮西協主客兵一千五百名中協主兵一千五百名東協主客兵二千名刻期至山海關屯集備接臣方有閱邊之行亦暫住該關相機調遣再覈保鎮選家丁五百名天津南兵一千名到關策應卽此所調六千五百名尚未知行糧所出惟願計臣將去歲今歲額派

遼餉百方那發於秋前盡數解到聽該鎮餉
司通融支給主客官兵候事寧議補是亦救
燃眉之權宜也然薊保久不習戰之兵豈遂
能制奴死命臣恐東虜乘風煽動如遼報所
云則寧前一線可以中斷其震驚甸服關係
更大所爲援遼者亦防薊也若奴以數十年
包藏之毒發於一旦欲圖勦滅非如昔年徵
播州接朝鮮之例大有一番勞費不可播州
遠隔萬里朝鮮遠在遼外朝廷尚不惜費數

百萬金錢調數省精兵用南北經戰名將爲
一勞未逸之計况此屬夷之跳梁乎是在樞
臣會同九卿科道各衙門酌量長便上請
聖裁非微臣所敢輕言也伏乞

聖明俯念事情重大謀當萬全

勅下戶兵二部計議覆請施行封疆幸甚

○兵部題爲奴酋計殺官兵全軍覆沒事日者奴
酋突襲撫順分兵肆掠瀋陽間在在告急督
撫諸臣亟請援兵且議大勦臣等念兵食猝

難措處懇請發帑募兵爲應接遼左計特塵
聖慮蹶然東顧立命九卿科道官會議具奏臣等
正在集議各紆籌畫期以仰佐廟算而遼左
羽書接踵繼至始報東州馬根單二堡與撫
順同日見尅猶謂倉卒無備突然陷失廣寧
兵馬相爲聯絡猶可成率然之勢爲收復之
圖忽於二十六日接撫臣李維翰塘報內稱
據坐營遊擊梁汝貴差夜不收口報二十一
日四更時分本官會同各將領帶領兵馬分

爲五路追趕至撫順城南橫河沿邊達賊望
見兵馬卽發火起身兵馬就從撫順兩夾馬
追趕離堡十里辰時出境梁遊擊領兵追至
邊墻口外下營達賊亦在山頭下營等情二
十四日據林江口報二十一日未時奴酋率
兵復回分爲三路進入時有總兵張承胤卽
分兵列營三處與賊對敵因彼賊衆勢不能
拒堵致將總兵張承胤并各將領砍殺落馬
全軍覆沒等情看得奴酋逆天犯順計陷我

○兵 城堡殺擄我官軍據城不去虐焰方張而乃
於二十一日暫退無非誘兵之計因見我兵
追趕方纔下營隨復進入三面夾攻躡破營
壘致主帥將領兵馬俱皆被賊砍殺殆盡然
則東邊一帶勢更危急請乞亟推大將速發
大兵救援遼左時不容緩理合先行塘報等
因到臣臣等不覺相顧失色共嘆遼事之壞
一至此乎蓋緣一日之間三堡陷失夫將士
同仇不勝羞憤急欲一戰冀以雪恥除兇不

期衆寡不敵遂至全軍覆沒也夫此覆沒諸
軍皆正標營挑選精銳與將領慣戰家丁所
謂以一當十摧鋒陷陣之士也同時併命慘
若長平之阨諸嬰城自守者有不聞而股慄
哉度此時勢全遼皆爲震恐脫或諸虜乘機
而入東事殆有不忍言者矣除一切措處兵
食與防禦事宜臣等遵

旨會議另奏所有塘報事宜理合具本題知

○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薛三才等題爲遵

旨會議事職方司案呈該本部會題爲黠奴計
陷孤城事等因奉

聖旨遼鎮悍虜猖獗所調應援兵馬該用軍餉見
今內帑空虛爾部便將馬價等銀照數給發
以濟急用戶部應發餉銀也着儘力湊處不
得遲悞該鎮文武官務要殫心協力收復陷
城共圖扞禦之策事完分別賞罰如有疎虞
必罪不宥其大舉征勦事另着九卿科道官
會議具奏欽此又該薊遼總督汪可受題爲

遼左告急酌調薊保援兵乞勅計臣大發兵
餉樞臣會議處置以保封疆事等因奉

聖旨該鎮虜情甚急各處援兵相應刻期發遣糧
餉着多方措處無致缺乏會議已有旨了該
部知道欽此又該本部題爲奴酋計殺官兵
全軍覆沒事等因奉

聖旨遼左覆軍隕將虜勢益張邊事十分危急爾
部便會推堪任總兵官一員令刻期到任科
理軍務一應防禦驅勦事宜督撫等官便宜

調度務期殄滅以奠封疆其徵兵轉餉等事
卽遵 旨會議具奏欽此欽遵案呈到部除
總兵已經會推糧餉咨戶部儘力措處馬價
撫賞及新兵餉銀劄副太僕寺照數解發援
兵咨該鎮撫臣調發外所有太舉征勦徵兵
轉餉一節謹遵 旨於二十七日會集九卿
科道各官會議得奴酋憑陵遼左至於陷城
失堡隕將覆軍如火燎原幾不可嚮邇加以
煖宰抄憨諸酋乘隙而動在在岌危遼之猛

將精兵已盡之於一戰今卽欲櫻城自守恐
亦人無固志轉餉徵兵如救焚拯溺時刻難
緩宣大以西虜警未息閩浙之間島氛方熾
無論兵難輕調譬之遠水何益近火不如就
近召募爲便遼河東西督臣業已下令分募
眞順保河之間故多燕趙慷慨之士若行令
各州縣分投召募壯士萬人旦夕可致合以
遼東所募者約可得三萬餘人再行各邊督
撫許令罪廢將官凡蓄有家丁者叅遊百名

以上守備五十名以上皆得效用軍前沿途
行糧俱官爲資給如携帶五百名以上驗果
精銳可用者比於起廢之例卽與見缺如此
招來亦可得數千人又山海關爲薊遼門戶
關係更重須得一大將提兵彈壓之兼爲遼
左聲援保定猶是腹裏可令總兵王宣挑選
保河健兵數千移駐關內合以督臣先前調
薊保兵六千五百名幾可二萬合前召募之
數共可得五萬人此雖未敢輕言搗勦首尾

結連以助遼軍扞禦則不乏矣總計用兵五萬內除調遣者止支行糧其新募四萬餘有安家之費有月糧之費又馬步相兼有買馬草料之費大約用兵五萬人馬之費歲計不下六七十萬今以泉府告竭未易猝辦先議糧餉銀一百萬兩內派戶部太倉十萬太僕寺馬價二十萬而工部之二十萬請徑於大工銀內動支合得五十萬此外五十萬不能不仰望於內帑也鼓舞士氣實在此舉至於

馬匹行令太僕寺轉行寄養各州縣揀選三千匹徑解總督衙門分給募兵亦足省馬價之什一耳太低今日時勢遼事多艱欲收全勝之局不得不大爲徵發顧民力已竭復重困以軍興之役勢必至於驛騷惟是兵從近募則不煩羽書而應援不患於無兵餉從中發則不事繭絲而轉輸不患於無餉此今日募兵處餉之大端也臣等更相計議遼左之事恐非旦夕能定督臣遙制千里之外則呼

吸難通撫臣兼理米鹽之細則精神不一往年朝鮮洮河之役皆有另議設一經略大臣爲其責專而勢便也今遼事方急似當特設一經略憲臣防勦機宜悉以聽之事平則撤而山海關亦特設一總兵駐扎其地卽以山海兵馬及新募五千屬之西扞薊東蔽遼亦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也僉謂原任總兵杜松忠勇敢戰克稱斯任總之有事不得不添設猝有緩急可就近調遣耳謹述臣等會議之

槩具疏上聞伏乞

聖明卽賜乾斷施行

限有禁禁軍之辨白

○直隸巡按王象恒題爲遼左阨危薊門震驚乞
天語申飭謹防內地并舉行切要事宜事職竊惟
遼爲薊門左臂拱護神京顧薊門不煩東顧
之憂者以有遼在也今遼陷城殺將全軍皆
覆其勢已危於纍卵若乘勝長驅禍何底止
開原廣寧亦岌岌矣而奴酋橫肆鴛鴦其目
已不知有中國何所恃而不恐除遼事會議

已經另疏具題外惟是職近按畿輔則為畿
 輔慮而內之防範尤為喫緊督臣汪可受已
 馳赴山海徵兵救援東西中三協已檄選兵
 五千而保定天津又一千五百名此六千五
 百名者皆各路之精銳也精銳一去內地空
 虛獫狁果有大志聲東擊西首尾受敵何
 以應之近者薊鎮諸路黃崖嶺則有掩殺窰
 戶之報墻子路則有撲殺烽軍之報白馬關
 則有滿且諸夷穿帶漢人衣帽窺探防兵之

大詰
 直
 聖

報似此情形焉知非各夷嘗我之舉安可不
察其形也太平喜峰諸口及石門燕河青山
冷口諸處皆逼近虜穴衝邊要地而山海一
線之路猶人咽喉此關兵馬原自單弱關城
及沿關邊牆皆爲土沙擁埋踰之甚易宜特
設一總兵統領大兵散財募士厚集於此乘
其未有事時令扒其沙高其牆又嚴稽開放
以防奸宄而昌平總兵亦宜速催以護

陵寢督臣汪可受祇可令屯駐山海不可出關門

一步而援遼須特設一人如舊撫臣楊鎬舊按臣熊廷弼熟嘗邊事者以備經略監軍之務各處罷閑將領多有勇而罪廢及富而蓄有家丁者亟宜下

詔各官有願自備糗糧帶家丁赴遼殺賊者總兵副將等官皆復原職其原無官者能帶家丁四五百名卽授以副參遊擊職銜二三百名者授以都司職銜皆令至京聽用除李如栢已推外而杜松諸人養有死士急爲招採蓋

不煩公帑而得多士之用莫有善於此者至
各軍遠趨與敵對殺如以肉投虎不如令各
守城堡固守一月者當大捷半月者當中捷
守五日者當小捷卽如昔年蕭如薰能保全
一堡而今無其人乎外若練京營之軍密九
門之防申飭路將勤厥操演皆不容緩而亟
發內帑百萬以作士氣亟下部院大僚以備
緩急亟下科道諸臣以集羣策內治修而外
侮遠尤宜亟圖之嗚乎遼之在今日已焦頭

爛額而不可支薊之在今日當曲突徙薪而不容緩况去年有風折門拴之異今歲有河水紅赤之變災沴種種柰何不畏惟我

皇上宵旰視朝并諭閣臣入閣商確制馭之方無徒高臥私室速

勅下該部與撫鎮諸臣宣奉施行社稷臣愚幸甚
○河南道御史熊化題爲虜勢愈熾遼鎮垂危乞速發援兵以救危邊以安內地事項者奴酋犯順撫順失守總兵張承胤以全師覆沒城

下諸鎮空懸岌岌乎殆哉

皇上赫然東顧下

明旨簡將徵兵集九卿科道會議如添設經略選
推鎮臣及起用宿將擁兵東關應援防守會
疏上請皆已徹

聖覽矣近聞虜衆復泊瀋陽去遼陽止數舍遼城
將卒聞張承胤調發已盡其望救之切將不
能旦夕緩也經略重臣共推夙望候

旨下起行提師入境非旬月不能至呼吸安危之

際遼能待乎卽居其中者人自爲守而援師
不至氣已先奪招集烏合之衆可恃以援乎
一李如栢其何能不委孤城於敵乎此皆會
議之所未及遼陽破而廣寧以西勢如破竹
山海關與沿邊諸口虜皆可以深入其去京
城亦數舍耳虜至門庭而欲藉一關爲固此
必不能得之數也論防守遠安而近危論赴
援則速濟而緩不及如異時倭犯朝鮮勞師
境外而未聞晝遼自守非已事之明驗乎職

故謂今日之計宜速發帑備芻餉咨督臣汪
可受先擁數千之衆刻期出關期以五晝夜
直抵遼陽與新推鎮臣李如栢協力拒守聞
如栢家丁尚有千人可以傳檄而至而遼陽
士民富庶城郭完固其人皆習於騎射稔聞
兵革一覩撫臣出援將懦夫決拾瘡痍振起
懸賞招募數千之師可以立致合城所額不
啻萬也以之野戰則不足以之城守則有餘
如此而遼陽決不可破遼陽不可破則虜衆

決不能長驅待其師老城下智勇俱困而經
略之師繼至夾攻卽不能織於城下而久疲
之卒可襲而走也乃徐而審方略圖進取勞
逸在我而不在敵此何煩再計乎至山海關
地在襟服而薊鎮一路皆爲虜衝督臣出關
憂在內地則按臣王象恒之議不可廢也職
請以順天撫臣移鎮山海關控制薊鎮諸口
而以保定撫臣移鎮易州二鎮麾下壯丁可
戰者計各數千多方召募旬月之內數萬可

集以之護守近郊東關不屹然金湯乎然事
迫矣督臣之出時刻難緩必虜圍未集援師
入城兵民合力勝無遺策若遼陽受圍則數
千之師坐困城外委一鬻于虎吻是又撫臣
之續也夫督臣之出援二臣之移鎮皆其賜
履之地所得爲也部議速定刻期遄發猶不
失爲救敗之長策若樞臣不力主持督臣猶
懷觀望藉候旨之名爲逗遛之計他日遼陽
失守樞臣督臣任其罪乎不任其罪乎東關

不固二撫臣任其罪乎不任其罪乎此不待智者所能辨也至於國無仁賢空虛已極如擢用賢才以供任使彈壓羣工捐軀戮力者銓宰總憲之任也如軍興大舉而佐計於中轉餉於外者左右少司農之任也儻戎馬生郊而遠近征繕中外防守者左右少司馬與各部貳卿寺之任也其覈功罪摘欺蔽集羣策以佐廟謨者言官之任也伏乞

皇上槩賜沛俞將會推大僚及時任事候命諸臣

及時受職留部諸臣及時考選此尤朝政所
不宜緩

皇上勿以職所言爲迂也臣等不勝杞憂惟
皇上裁察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兵一敗堪羞廟算
萬全當計謹叩

閣瀝血以效芻言事頃者奴兒哈赤敢行兇亂
一日而克三城遼兵不量強弱輕率予敵大
將軍而下萬命被戮至厯天子東顧之憂急

勅九卿科道會議乃會議疏已兩日在

御前不下而遼之塘報不至者三晝夜人心惶惶

不識彼中目前何狀臣備員左腋媿無能請

纓生擒奴賊而僅以箸籌代鏖戰蓋今日最

急無如議兵議餉議將三者而已流聞九塞

往有犯邊多在秋高馬肥之日惟建酋馬喜

食夏月河邊柳英每一日食而三日飽故建

酋馬獨肥而建酋兵獨善用馬遼人習步不

習馬習短刀不習長鎗火器建兵強遼兵弱

所從來矣今遼兵萬餘一朝隕命微論強銳
卽脆弱亦能幾許而遼兵中之留守城池未
經赴戰者聞此大衄不知又何如心悸股慄
也今會議召募近兵五萬燕趙慷慨自不乏
人聞全軍覆沒之日賊于軍中偵得南人語
聲卽便釋放仍各予銀三兩以示招徠此其
意猶懾南兵而于遼何不亟募今南兵不便
卽募但北方須選膂力強武藝精善騎射者
若只但能持刃無益於用至募兵旣集須主

帥訓練操習然後度可而出寧堅守壁壘四
顧躊躇于曠日毋輕率赴敵突發而不可收
拾寧先將煖宰炒熬等酋或驅或撫令其解
散毋諸酋未解從事于奴致奴反聯絡諸酋
得倚爲外援總在屆期主事者乘時相機今
日有難遙度也是爲兵議各營軍糈每月多
者一兩少者或七八錢獨遼五錢止耳且頻
年災沴解運愆期適因緊急解過上歲所欠
十一萬餘兩頃議該部再設法今歲十萬外

岡寺二十萬水衡二十萬而以五十萬請帑
金共足百萬之數後來結局不知何期只恐
此數尚存乎見少各衙門方在措處獨是
皇上母乃尚有恹心今願卽時沛發以慰舉朝顙
望不者宣大之役播州之役朝鮮之役

皇上往皆不惜捐金而于今之切近剝膚者乃顧
泄泄視耶節慎庫存餘非充物然一切運木
運石盡望罷停以需邊事太平再作區處乞
下令以後該部再輕給商人一鎰一銖者卽

行褫職而此外仍廣開例如漢卜式故事能
助邊萬金者文拜鴻臚少卿武則分別出身
准拜叅遊擊級數千金以下者各有差目今
事例雖開臣等雖亦爲稍寬其途不拘新舊
刻本兼採並用然詳於文而略於武卽文除
兩殿中書外其以數百金爲例者便卽無幾
涓涓細流何益大海此戶部不可不與吏部
再爲議請者而又開赦罪之條毋論城旦鬼
薪卽人命大辟聽得輸錢以贖大抵贖死刑

者或千金流徒而下各有差此戶部不可不
與刑部議請者蓋積貯欲厚不獨爲軍士月
饗計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士異時聽撫將等
官便宜從事破格懸賞以激勞人費用自不
貲耳至百萬之餉雖會議而轉餉何官奴賊
譎謀保無復藏槍劫乎或京堂或郎署中撥
有才望有心計者特差一員交付某地而後
返若遼左一帶沙磧之地五穀不生人烟稀
少今議募兵數萬而所解折色以買米粟應

善道碑畫 卷之三 三五
且騰貴異常又不知米粟從可處運來亦不
可不深長思也是謂餉議遼將蒙

旨起李如栢山海關議設總兵起杜松皆爲得策
獨計遼將原正副多人今被戮者止正將張
承胤承胤之印尚存何處併副將多少未卜
存亾如栢只以補承胤正缺而副缺多懸臣
謂遠索之一時難到聞雲中上谷延榆間多
廢將如柴國柱官秉忠輩寧無疆場久歷軍
旅習閑其人者檄行撫按徵舉數員不惟近

地易來兼可得家丁千數至豫章劉綰會議
時僉稱可用何不環召赴京時予相應職銜
一以坐鎮京師一以備不時邊疆調遣大都
若李杜二將與新議起用經略楊鎬皆須

嚴旨催其奔馳赴命不許逗遛家園或沿故套稱
病疏辭雖然此諸臣者非昔年各效有勞勩
而不無瑕類挂人白簡者耶當寧謚而責備
之嚴際倥忽而需用之急爲諸臣者得毋自
完意重而爲國家出死力之意輕乎此須寬

以文法假以便宜但斬于濟國家事而微疵
曲玷無須過拘大抵議事易任事難今願從
傍持議者成美予善之意長而窮垢索瘢之
意短庶乎大將有展布四體之便無掣肘中
制之虞也是謂將議豈惟三議尚有二防一
曰內防建奴鴟張寧始今日益自匿跡傭工
之初以迄參貂射利之从何時何日能忘中
國乎彼居恒與南人交通儻嗣後輦轂之下
屬有奸細潛藏窺伺能保必無臣謂此中當

不時操練營兵以壯神氣凡御馬監之夙掌
馬匹者勿令中璫與事而槩歸其權于戎政
京營詩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臣謂五方襍
處其中負才智勇力願爲國家效一臂者非
無若人亦合出榜通知報名棟選以聽分別
調用至九門須各擇官一員有風力且勤慎
者防守譏察城門將酉而閉旣辰而啟盛甲
廠不時備火砲地雷鳥銳磚石等堆積九門
城樓之上夾牆之內以防緩急漕糧以年來

改折太多庫貯漸匱臣亦查有優養優恤等
項冒濫之弊容臣另疏覈實奏聞外戎政倉
場亦宜合計京師兵當若何餉當若何此意
驟言之雖覺張皇而未雨綢繆似迂寔切至
枚卜宜速行大僚宜速點臺省候補者速補
候考者速考以效衆職以集衆思

皇上不時召見廷臣一與商確輔臣亦須夙夜在
公不得託疾優游私邸密揭時聞于大內博
採時務謀于羣寮

皇上與輔臣通輔臣與大小臣工通宮府上下一
德一心師師濟濟所謂今此下民孰敢悔予
者端必由此也二曰外防遼與薊相爲表裏
督臣汪可受前以遼報緊急不得不倉皇赴
山海關以便控禦且選東西中三協兵五千
援遼而薊密一帶不無空虛之慮况薊鎮諸
路若牆子路若黃崖頭若白馬關皆不時小
警報其爲偵探嘗試皆未可知山海關爲中
外咽喉議設總兵是矣然以爲陸地防耳海

水與天津相通萬一另有飛渡詭計何以策之且山海一帶官路固須隄防而其旁蹊若喜峰義院諸口更爲喫緊喜峰口爲朶顏三衛貢道朶顏在昔能引導也先入犯今奴獨不能誘朶顏爲之地耶義院口舊故無事但邊牆六十里而遙聞俱傾圮奴且入無人之境又何以策之上谷與虜止隔一牆今日推撫臣會須速下敦趣到任大約各邊隣虜去處望風聞釁皆厯杞憂兵部須檄各邊督撫

道將槩加戒嚴一切城垣墩堡之繕修士馬材官之訓練皆不可不熟計而蚤圖也風聞朝鮮五畿七道倭奴業據三道儻乘間渡鴨綠江而來距遼之蓋復二州不數百里又當何以策此至若年來熯溢相仍省直生靈富者多貧貧者多盜揭竿斬木其誰禁之矧重之以二十年權徵人懷怨讎願

皇上急下徹稅之詔收拾人心而吏部行各省直有司專責以愛養元元多方保護兵部檄行

修飭武備以爲萬不必然之計至黔蜀江苗
楚粵徭獯各皆蠢動宜急講勦撫而撫臣新
任徐兆魁猶宜亟點往楚此因遼以及各邊
因邊以及海因邊海以及腹裏亾羊補牢尚
爲未晚蓋自去秋門環傷損已料有門庭之
災今春黃沙蔽天逆知爲兵事之兆而項者
正陽門河流化血非常譴告聽覩爲駭

皇上若不及今採聽臚言行善備敗天下事莫知
所終矣如果臣言不謬乞下部院酌勘議覆

未必非時艱之小補也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邊城有警內備宜嚴
懇乞

聖明大作六師之氣以固金湯事我

祖宗建都在北與北虜僅僅一墻之隔固欲臣
子化委弱之氣知虜之不足畏也乃太平旣
久戎備漸弛文臣似處堂之燕武將多統絳
之流言之甚可傷心見之甚爲短氣然今邊
事旣亟則天子六軍實係中外安危可蹈常

襲故徒嘆息痛憾于往事而遂已乎職謹擇
簡易切要可行者列爲七竅以備

聖明採擇

一曰振士氣夫古人察士之可用者以其騰驤
嗚劔之氣時欲從事于萬里外也今將官一
聖用入營中便同未錮中軍千把總職銜尚不如
人間之薄尉此可以買豪傑之心使爲我用
乎今凡軍中不問是何色目一切以材武爲
殿最職等巡視所至見其謀勇冠軍者不時

以聞可大帥者大帥可偏裨者偏裨士有功
名之望而後豪傑肯來軍有豪傑可倚杖而
後士卒有氣勢軍中驍果精銳得鮮衣怒馬
以輝人耳目然後民知從軍之樂而異才思
奮矣

一曰鍊士膽夫士之弱也見上官則心悸聞有
風塵之警則面無人色此曹委靡若此可與
共立事耶今宜擇輕駿敢死之士擢爲材官
各領千人另將選鋒驍銳者雜之于隊伍中

旗幟甲馬照耀天地職等巡視所至諭以戰
勝攻取之策使其不知天不知地不知生死
而後可驅之破敵也

一曰清冒濫夫冒濫之清何人不能言之顧今
事勢孔亟非

陛下極力爲營中主張則清勾之日正是冒濫之
始耳今查軍簿名數若干見在操演若干凡
有占役自中貴而下及其勢力之家皆以軍
法從事占十名以上者斬五名以上者徒配

法令旣行軍聲自振不追其旣往而自今以後便可立見充實矣

一曰備器械承平旣久人人爭惜小費夫國家不經之用至千百萬不止水衡運一萬費且二三萬奈何議及軍中便用寒酸氣耶宜及今專官督造凡甲不堅者誅矢不精者誅藥箭必用烏頭等藥亦宜先期辦戰車攔馬窩舖等項色色預先隄防備具職科所貯火器格式亦宜發到兵部做擬打造國有國容軍

有軍容不如此不足以威敵制遠也

一曰重事權夫天子六軍合數十萬人而每年賞額止一萬六千兩百費取給于是焉其罰重者不過杖耳總督協理之權輕若此何以令衆而行事今軍重賞猛罰悉聽其處有阻撓軍計者立刻斬之以戒三軍應賞者

陛下爲治其費應遷官者樞部爲晉其秩有賞而後可行罰有罰而後可責之以事世未有權不重而可以制夷狄者

皇十一日修營房夫此營中數十萬衆未必盡係京師之人或落在鄉村或遠住他郡縣遇操之時五鼓則來巳刻散操則還其故處耳脫使夤夜有事何處得一卒耶今宜查有無官房及就近寺觀仍爲設法經理其窩舖刀斗等事立刻可召來喚集而後不臨時倉皇也

一曰教戰馬夫軍中所用惟馬最先今問寺廢職一切取錢以寔尾閭矣今宜禁令民間不許乘馬馬至營中仍令披甲馳驟使矢交刃

接以亂其視聽鳴金伐鼓以壯其膽氣馬如
不足則倣淮西之法雜取以教之軍調馬良
而後他日有警不至束手也

一曰重門禁夫王城重閉其意最深今九門出
入無端以內官領之國門禦貨已非事體且
一門守衛近五百人而且爲此輩及寫字人
役占冒殆盡皇城四門尤可駭異今何時耶
而可泄泄仍其舊習伏乞

皇上將內官盡數撤回各門另以兵部一官領之

皇城四門亦宜更官守衛豈但肅朝儀嚴守
望亦可以折睥睨之伺防禍亂之萌也夫此
七竅皆古人治兵之常豈有神鬼陰陽之秘
出於庭臣之外者乎顧軍事惟此數者爲要
圖若舍此不圖而日時玩愒則軍數雖備譬
之木雞瓦狗終無實用他日之悔噬臍何及
目今事急圖之已晚而圖之猶賢于不圖者
不圖則載胥及溺有不可言之慘矣伏乞

陛下發下臣疏勅該衙門立刻復奏施行

○戶科給事中官應震題爲遼餉緊急非常帑金
遲緩未發人情惶惑事勢岌危謹三疏催請
以祈立沛

俞綸事頃奴酋狂逞陷城據堡隕將覆軍塘報
不來者凡四日卽如所傳開原道稟揭內言
西虜備木梯攻具在十方寺入犯瀋蒲懿汎
之間爲開原咽喉此處不通則開原何適請
急催兵馬應援等因此雖聊得開原情形然
聞其差使離遼已在二十五日而此數日以

內絕無音息舉朝凜凜有中途阻截之患且就道望援之情言之夫望援則需兵用兵則需餉今會議疏如募民兵起廢將用經略諸事業蒙可而獨是帑金則但云知道了

皇上豈以有外帑之五十萬但不須內帑之五十萬耶姑無論狡奴从據攻破無期卽如東夷西虜之交証開原城之輓輒此其需兵必多兵多則餉多臣謂合此內外百萬尚存見少皇上顧愴其在內耶夫臣四月二十六日一疏專

及請帑矣二十九日再疏中間三議二防又已兼及請帑矣臣一人微悃不足格主夫復何辭而獨是會議則舉朝之會議也舉朝不勝其懇切而

皇上獨視爲泛常賈生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必燃因謂之安今

皇上何以異此伏乞頰允立刻發帑以便近兵之召募以便遼左之轉輸况帑發則餉多餉多則新兵聞召募之令者必踴躍慕義而來帑

不發則餉少餉少則舊兵當亂離之餘者且
踉蹌掉臂而去帑蚤發則我意先鼓舞我鼓
舞而三軍共奮其精神帑遲發則我意先懈
弛我懈弛而伍旅誰生其勇敢孰便孰不便
皇上不可不熟計而審處也至於沙漠五穀鮮生
折色餉銀饑不可食今議添兵數萬糗糧騰
貴應倍平常臣查前按臣熊廷弼在遼題建
平常倉積穀至二十八萬餘石已而翟鳳冲
王雅量二臣積穀各有差大約自三十七年

起至四十四年止七年共積穀四十五萬三千有奇臣初意今日之役以民間易買合之常平積貯或足辦此不謂頃查楊一桂疏乃知年來或爲饑饉動支原數四十餘萬石者尚不足二十萬石夫民間米粟旣少而且貴常平夙積又漸成烏有則此數萬兵糗將從神運耶鬼輸耶山東青登萊三郡濱海可與遼通發銀彼中僱船買米直抵遼東仍將三郡各衛健兵調集數千委賢能官二三員領

兵領船運米到彼除將米給散遼軍外留船若干遙扎水營一以壯遼陽聲勢一以杜奴賊窺伺登萊一路之意一以俟時急則水兵亦可登岸救援夫海運係先朝已事後因行之不便以致中格今事勢孔棘偶一復行是在當事者再加斟酌耳至於主帥起遼陽舊將經略起遼之舊撫監軍亦議起遼之舊按臣而遼之舊道文武兼資如閩鳴泰者服除見在

闕下今遼道缺查酌填補令就熟駕輕以濟燃
眉是亦一計也流聞遼將自大將軍而下偏
裨叅遊戰劔而死者六濱死者三今起李如
栢止補正缺一人近邊廢將多備數員以充
任使更爲喫緊若張承胤隕命後其印安在
儻旣失印而李如栢將何調度應否另鑄亦
不可不爲計者臣因遼餉請帑而附及遼之
用人若此伏惟

聖明卽下戶兵二部以便議覆施行

○大學士方從哲揭竊惟遼東邊事至今日而敗
壞極矣奴酋睥睨北關蓄謀已久向因內地
戒嚴未敢輕動乃數年鷲伏一旦鳴張乘我
不備肆行蹂躪一日之間攻尅一城二堡殺
戮擄掠備極慘毒總兵張承胤提兵拒堵又
以衆寡不敵全軍陷沒當此之時人人危懼
對壘者旣不能披堅執銳以挫其鋒嬰城者
又不能堅壁清野以固其守萬一虜志無厭
乘勝長驅數千里冲邊誰爲扞禦遼之爲遼

豈不殆哉今欲爲燃眉之濟惟在主帥得人
足以鎮壓人心鼓舞士氣早圖恢復永保封
疆頃承

聖諭已勅該部作速會推無容再議其他戰守機
宜與募兵發餉諸事應聽督撫諸臣便宜調
度及廷臣遵

旨會議恭候

宸斷外臣自揣愚陋不能以書生之見仰佐
廟謨敬舉目前時務有關於國勢安危夷情順逆

者冒昧爲

皇上陳之自古夷狄所爲懾服中國不敢生窺伺
之念者非以朝廷之有人乎今揆地空虛贊
襄無託軍國重事斷非病夫綿力所能擔當
茲者邊報紛紜日煩

聖聽如臣寡昧何能運一籌決一策以分

九重宵旰之憂此閣員之當亟補也六部都察院
膺股肱之任居風紀之司所恃以整飭朝綱
維持國脉而今皆有長無貳有貳無長甚則

長貳俱無九列稀若晨星倉卒誰與共濟此
大僚之當亟補也言官爲朝廷耳目必濟濟
在位而後聰明有寄任使可充今舉候命諸
臣累年經月置之若棄突遇緩急誰與佐廷
議而禦外侮乎此科道之當急補也

皇上儻乘此邊方告急羽書旁午之時渙發

明綸將前項各官盡行推補則仁賢布列朝宁改

觀內治旣修

天威自振醜虜聞之必且畏中國之有人而喙息

竄伏之不遑矣至于發帑一節前奉

上傳謂內庫空虛無措臣似不宜再賣但以國家
大勢論之捐朽蠹之餘以勵力士死綏之志
損涓滴之費而紓

九重東顧之憂此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計
聖明必能洞悉無俟臣言之畢矣

○兵科給事中趙興邦題爲大軍覆沒遼鎮垂危
再乞速發內帑急議大兵以保封疆以固

陵京事臣接遼東巡撫李維翰塘報二十一日總

兵張承胤與奴酋對敵因奴賊勢衆不能拒
堵將承胤并各將領砍殺落馬全軍覆沒等
因夫大將統領大軍不能當奴酋之鋒以致
大敗極壞則誰復能制奴酋者遼其能保爲
我有乎且聞奴酋此番入犯殺人如麻一切
財物牲畜皆所不取此其志豈在小也哉志
不在小益恐遼之不能爲我有也又據遼撫
所遺臣書謂遼當纍卵之秋非發兵數十萬
餉百餘萬不足抵奴酋之鋒如兵至數十萬

誠不必然然而三四萬之兵六七十萬之餉臣
謂斷斷不可少者

皇上聖明洞悉國家今日大勢試問三四萬兵從
何徵調六七十萬餉從何措處卽今兵部馬
價等銀照數給發戶部應發餉銀儘力湊處
亦不過止得二十餘萬耳今奴酋乘勝之後
不知旦暮可解兵而去否卽旦暮解兵以去
不知將來可不秣馬再來否度狡虜情形量
中國物力涓滴之水其又能救燎原之勢否

皇上動謂內帑空虛愴不肯發如果內帑空虛尚
不可使聞于四夷况其近年之積殆不可以
數計卽發六七十萬以救遼急臣意不過太
倉一粒何鄭重至此母乃其以遼棄耶顧思
遼之封疆誰之封疆也遼之赤子誰之赤子
也陷城殺將從來未有如此慘者興言及此
皇上寧不惻然遼破則薊危矣薊危則
陵京震矣遼之中禍所中不獨在遼興言及此
皇上又寧無凜然柰何以錙銖小利而忽

宗社宏謀乎臣竊爲

皇上惑之臣因又嘆遼人之失策也當我兵集撫
順城下明知虜衆我寡非奴酋之敵其一意
堅我營壘以待虜人之自退明也及虜旣退
曾不思虜衆我寡其見我兵而退也畏我乎
誘我乎乃輕躡其歸而重隳其計三路夾攻
殺戮無遺臣益覽報未終而涕已沾襟矣嗟
乎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大軍沒矣虜志益
驕我氣益怯當收此殘敗之餘守而勿動俟

彼援兵到日相機進勦顧援兵不可一日無
餉則內帑之發不可一日少遲伏惟

聖明俯垂宸覽

○兵部題爲遼事急于燃眉經略猝未能至議請
督臣移駐關東相機調度事項者奴酋猖獗
遼左震驚致厯

皇上東顧之慮

勅臣等會議防禦機宜一切請發糧銀徵調軍馬
宗旗及添設經略總兵等項俱蒙報可施行督臣

汪可受誼奮纓冠移駐山海關內則經畫兵
食外則指揮軍旅諸所以離散西虜連綴北
關計以扞遼安薊者固已不遺餘策矣臣等
會議時亦謂山海爲畿左咽喉督臣正合駐
扎其地可以適中調度更議添設一總兵以
便出關應援蓋所以固門戶重堂奧也適接
御史熊花揭帖內稱聞虜衆薄瀋去遼陽止
數舍盼望接兵不能旦夕俟經略重臣提師
入境非旬月不能至宜速發糧餉咨督臣先

擁數千之衆刻期出關直抵遼陽與新鎮臣
李如栢協力拒守以待經略師至徐圖方略
以規進取而順天撫臣則移駐山海關保定
撫臣移駐易州相爲接應以護守近郊東關
不屹然金湯乎臣展讀一遍更熟計之時有
緩急勢有輕重在平居則薊門咫尺

陵京督臣當鎖鑰之寄于勢爲重在今日則遼陽
迫近奴虜京師有門庭之憂于時爲急督臣
駐扎關內距遼瀋千里戰守機宜變于呼吸

勢難遙制且遼人望救朝不及夕一聞督臣
擁衆出關先聲所播是亦壯其膽氣應急之
着也而順保撫臣移鎮山海易州互爲輔車
復不失居重之意况山海又移保鎮總兵駐
扎其地牖戶綢繆未嘗不密計慮更長本日
會推宣府巡撫會議諸臣具集

闕下與道臣熊化更端辨問卒無以難其說臣
因而贊決之謹以上聞督臣未奉

明旨不敢擅出山海伏乞

聖明卽勅督臣再擁數千兵馬刻期出關駐扎廣
寧審察東西夷虜緩急之勢相機協力扞禦
更約束諸將務以保境固圍爲事毋有輕發
以危遼爲孤注也薊保見在發兵已六千五
百今督臣再挑數千出關內地空虛不無可
慮臣部已移咨順保撫臣分投募召亟補前
額二撫臣殫忠竭智誼不後于督臣自足紓
皇上東顧之念矣

○提督學校監察御史徐養量題爲遼事告急

廟算宜周謹陳一得之愚以禪安攘事切惟奴酋
久蓄逆謀一旦鴟張覆軍殞將遼幾非我有
皇上赫然震怒業已簡用大將控制孤危與夫調
援兵壯士氣遣經略重闔權廷臣協謀

綸音漸沛遼若可恃以無恐矣然而徙薪不早旣
成今日之燎原若復治蠱無方以益將來之
疾疾則一壞何可再壞職請借前箸籌之

皇上試垂聽焉蓋邊堡新破虜勢方張輕與之戰
是以勝予敵謂宜遠斥堠以防奸勤間諜以

分強練卒飽馬蓄精養銳譬之積水俟滿盈
文溢而後乘怒急決之至于排山漂石而未
已是先爲自勝之一法也外侮旣作內固宜
嚴遼與山海相隔僅數十舍起用大將杜松
扼吭而守之是矣然庚戌俺答等部僅以數
千騎至古北口潰墻馳入我師倉皇失措則
自古北口以至獨石喜峰諸口可無虎豹當
關乎督臣宜及此時選銳堅壁緩則星碁相
布而諳師中之紀律急則首尾相應而樹扞

外之藩屏是以主制客之一法也京營十萬
之衆老弱宜汰然法驟行則奪其食而易生
心獨不可令其舉子弟壯者以自代乎乃器
械不備攻守無具火器雜以沙泥甲帽又爲
朽腐獨不可豫繕以除其器精覈而適于用
乎諸營將領偏裨有背相摩豈無智藏九地
勇奮九天如頗牧其人者責在樞督巡視端
精校閱拔其尤而紀錄之一旦有急皆干城
之選矣是又整暇應卒得人則勝之一法也

蘇子瞻曰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人之
偉抱自負奇節自樹者多爲宵小所扼而不
得竟其施今在位在野訪有剛心幹旋勁氣
擔當者卽偶蒙訾議亦當賜環推轂量戶兵
二部增用一二侍郎平時協力勛庶務畢
舉迨疆場有倣轉餉經略量能而授刻期而
往則事機不失而敵愾氣雄至于廢將使過
所謂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也
且彼擯棄之久益悔艾前非以思奮勵則劉

經柴國柱等亦宜起在京營以聽調度是又
儲材于鄧林而梗楠杞梓皆足以充棟梁而
備竿櫓者也若夫運籌帷幄輔臣主之既入
閣不得稱病率勵臣僚冢臣主之已補牘亟
宜點用言官之摘發欺弊動關國計而慨俞
候補考選散館諸臣以廣忠益則仁賢布列
大小相維以奠磐石之安區區奴酋直折箠
使之耳釋此不講而泄泄從事恐天下有大
可患不獨在虜矣職草疏將完意謂

皇上帑金立發可無復請乃濡滯如故豈以五十萬金爲鉅費耶切恐結局期緩數且不敷則目前喫緊孰有先于發帑者職不得不再瀆宸聽以救燃眉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盧謙題爲虜勢可虞時事難測懇乞

聖明臨朝用人以保泰運事職見奴酋叛逆至于占城殺將疆場之事朝夕莫必幸

皇上留心邊警會議有

旨乃會議疏數日方下發帑有

旨而數日來帑未發下說者曰

皇上或恃屢勝之威將謂奴酋雖暴不過如關白

如哮茵如楊應龍止耳安所用顧慮哉職雖

至愚恐不盡然蓋關白所志者在朝鮮其欲

有限且有朝鮮爲中國藩蔽其勢難于越國

而來哮拜偶激而起楊應龍窮窮小寇故从

之非逆則滅維此奴賊素承女直之強收南

關降吾屬酋地廣兵衆異志有年又招中國

奸人爲之謀主又聞勾連西虜與之交訂闖
入內地固有悛心此其人可與關唘播等同
論哉且遼陽去山海關山海關去都門皆不
數百里而遙豈若關白隔于朝鮮唘拜遠在
寧夏楊應龍越在蜀山數千里外而可易視
哉卽朝廷有必勝之靈而臨事不可有易視
之念職見今歲風霾屢起近日都城河水盡
赤皆從來罕有之事天變如此其異也昨會
議時合九卿科道計之僅僅不過數人議經

略止得楊鎬輩一二人議總兵止得李如栢
劉綎杜松等三四人人才如此其少也興言
至此願母易視之哉今移總制于廣寧移順
保二撫于山海關于易州與夫招兵發餉此
固援救之長策矣乃職所急望者尤願

皇上以臨朝爲第一事面與閣部諸臣商求碩畫
凡有章奏應時批發卽此宮府一通便足制
勝千里亟行枚卜速補大寮亟用考選留部
與候補諸臣庶謀議有人羣策畢集母使濟

濟諸臣徒抱請纓之志不得效其借箸之懷也如遼中之劉國縉繫臣之劉光復長才大節足當一面此時可不亟用乎其他文武諸臣在籍者與夫謫廢者可不簡用乎自天津暨西北諸邊道臣將臣凡有員缺可不速行推補各固藩籬乎乃京營亦當議焉京師重地京營重事也六營管操副將五日分班舉砲布陳假扮賊寇彼冲此擒直戲耳宜

勅下兵部將營將先試其長習何武藝令每營及

山東河南中都上班軍士挑選丁壯各任所
長教習熟演母襲往日故套戎政尚書不時
閱視孰優孰劣分別殿最以聽

皇上黜陟庶營有干城巍然壯國家之神氣劉綎
輩到日可令與其家丁共相爲用各撫按衙
門宜督令府州縣招集鄉兵練習武藝而附
近州縣尤急至寄養之馬雖臆壯可觀未經
騎坐每每啼嚙不可用宜令三十六處各鄉
兵騎習庶調兌無泛駕之虞蓋兵與馬相依

爲命所當預習者也九門守城武官鷄衣百
結可當鎖鑰乎設朝暮聲息變異凡百城守
事體可無預計乎此皆固內之說無事時且
當加意而况今日也是在當事者留心耳如
此內固而後救援之氣壯救援有緒而後撻
皇土伐之威伸俟起用諸將齊集之日盡用天下
智勇大發帑金大張撻伐繫奴賊于

闕下總在

皇上臨朝大奮

乾斷也職私憂甚切一得愚見敢以上聞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孔教題爲遼左阡危國

勢决裂仰祈

聖明銳然圖新以保封疆以安宗社事職見

皇上久不臨御一切章奏槩從停閣宮府如此其

隔絕也人才如此其蕭條也政事如此其廢

弛也四夷之往來者陽爲貢而陰爲窺葢中

國爲夷狄所輕久矣頃遼事大敗殞將陷城

督臣議應援而薊保精兵一切調集以爲救

遼之用又設大將以數千勇練暫防山海此夫寇在門庭自不得不舍緩就急慮深根本且將何以居重馭輕也今日之急救遼者非救遼也爲薊也防薊者非爲薊也爲都城也五萬之召募尚屬空談五十萬之內帑未蒙

皇上

慨發夫餉言百萬在

皇上

皇上或以爲多而兵言五萬在職等且以爲少每一兵安家之費以八口計非數金不足以紓其內顧每一兵行糧之費以千五百里計非

數金不足以預其芻糧每一兵戰守之費以
一年計非二十餘金不足以供其丁馬而賞
功之典間諜之需此又當敷其所用未可問
其出入者左輔之安危諸夷之順逆惟視此
舉成大功者不惜小費

皇上豈有恡焉而諸臣之所祈請僅得發十萬之
旨其四十萬者尚戀戀不忍割也異日逆酋不誅
順者亦叛封疆不守而都城繫卵內帑之阿
堵虜且眈眈而視

皇上能無後悔乎此特就遼事論耳至若安危所
注全在人才今九列晨星言路將斷巡方之
使半空監司之官多缺守令貪殘閭里之豪
爲百姓仇而誰其抑之

皇上又若加意恡惜大僚阻抑言官必欲使天下
無以危亾入告而後稱愉快者諸臣今日請
下九卿明日請下科道不但

皇上厭聞而諸臣亦且厭爲故事非痛非癢政如
頑冥殘廢之人藥石無所施鍼砭無所用憂

世者卽欲嘔心極意以自獻亦何從乎往事
之失不能挽矣嗣是以後職願

皇上加意勵精有疏卽報有言卽行恤百姓之苦
念九邊之危大僚盡補科道盡下逸廢盡起
請蠲請賑之疏一槩賜允將振刷強明之氣
夷虜聞而懾心所不長纓繫此逆奴于

闕下職不信也泄泄沓沓循此不更職恐不發
帑不徵兵而遼危而薊危而都城亦危卽發
帑矣徵兵矣而分任無人助勦誰藉

皇清通志 卷之三
皇上寧能以總攬獨斷之能坐勘變亂乎哉

皇上金甌之天下願

皇上自愛之

皇上瓦解之封疆願

皇上自全之頃天心示儆流水盡赤明有伏屍流血之兆明者見幾圖未然况天與人適相奏合若此而可漫不爲意乎如薊門之倍加戒嚴京營之飭新簡汰內不可使徒餉而無兵外不可使有兵而無餉大小諸臣各勤職掌

夙夜在公當有同舟遇風之心而無彼此相
觭之見此則臣子所能自盡者抑職又有說
焉守備不設疆臣罪自無辭然昔大師未劔
當以戰捷爲功今應援未集當以守定爲功
變不宜于張皇慮且期于整暇姑責撫道之
後效而任督臣之便宜亦今日一說也此外
如駕馭歸順之虜解散逆酋之翼北關義不
可忘恩而利不可取自滅勦守之機權督撫
諸臣應自謀之非職遙度所能悉也諸惟

聖明裁察

○戶部尚書李汝華題爲國憂方殷邊餉正匱瀝
措處之難仰祈

聖鑒亟圖長策以濟時艱事項者黠酋計陷孤城
九卿科道官會議請發內帑五十萬稍佐目
前之急昨蒙

聖恩發帑金十萬兩以充軍餉仍命臣部多方措
處無得遲緩致悞軍機凜凜

王言聞之心惕臣立刻率十三司官屬面相質難

務求勝算而躊躇四顧其道無由且先陳匱乏之源而再圖無患之具可乎臣聞人雖強壯一指之疹必拂人雖好逸一脉之傷必救情固有所不能釋也夫人主以天下爲身今之薊遼固神京之肩臂榮瘁通焉豈忍格焉外之輕于一指一脉之護惜乎奴酋覆軍殺將國家二百年未有之慘宜

宸衷獨奮凡簡經略起廢將調南北水軍一一下廷臣之請矣但國之大事在兵兵之仰給在

餉餉充則神壯而兵以奮餉詘則氣餒而兵
以靡臣司餉者也餉至今日匱極矣鎮臣按
額而呼至急也應者轉艱臣部欲按時而應
至窘也呼者愈頻何內外相違至此臣因反
覆而思其始國初充實無論也卽萬曆初年
疆場無事太倉罔寺凡積貯總以千百萬計
日者倭播諸役賴此耳乃倭播諸役約費一
千二百萬有餘以後則四方水旱之變年年
恠心撫按災請之疏在在啜泣念餓鬼之未

起徵不得不暫停矣憂道殫之未還逋不得
不議蠲矣其餘王封婚禮并珠寶袍服

聖母諸典禮百凡正供何啻千萬而加派增添且
逾會議至撫按司道贓罰俱係濟邊正額有
員不補動至經年見在者又多以灾荒留賑
矣夫太倉歲入方四百萬耳而出且浮于入
居常已自難支况意外之警不時之需乎臣
自四十一年間有薊鎮饑軍之變續復有宣
鎮疾呼之憂因條上七事列爲款目詳哉其

言之蓋欲吹蓬以懲往且期蓄艾而應來耳
然言摻索矣言汰革矣言儲積矣能仰佐太
倉金錢者有幾卽事例奉有

明旨而事例未必應手往已酉庚戌間

皇上軫念邊軍不難自捐內帑而以事例歸併臣
部則臣部匱乏不獨在廷諸臣所共知而我
皇上知已先矣矧在今日乃值饑饉師旅並作宜
皇上俯從諸臣會議之請而有此十萬之給發也
涓滴皆恩固知三軍聞之壺漿動色但臣部

月來劄發遼餉凡上年所欠及今額數半給
已不下二十萬蓋皆那諸鎮之餉權佐遼急
乃諸鎮各在戒嚴臣豈能聽其忍餓束手莫
應乎而多方措處

王言凜于天日敢不夙夜圖維凡已見之所可到
叅酌于科臣之曲算詳思自難後時第所云
措處者非空口之譚而爲到口之餐也又非
果腹可待之時而爲枵腹存亾之候也事有
備則易救患卒起則難支臣計竭矣臣尤所

深慮者往嘉靖庚戌時朝臣玩于邊警匿不以聞北虜入內地一時糗糧不具軍政不修上下交震賴

肅皇帝赫然臨朝九門分置大臣統領將屬人心乃奮虜竟飽去然所損已多嗟何及矣今奴酋之辱國不但虜之薄城也奴酋蓄志有在不但虜之易飽也國耻終難含忍師行緩急未定儻不先具餉而廣募旣集兵而始待餉是更生一敵也且寧夏之役甫數月耳約費

餉二百萬兩倭之役首尾七年約費餉及地
畝米豆等銀共七百八十三萬餘兩播之役
未及朞年約費餉及川中湊辦銀共二百萬
三千餘兩凡此軍興之需半係搜括外省無
碍等銀今搜括殆盡正內外俱竭之秋建夷
尤門庭切膚之災近報夷出虜入狡謀尤非
前寇之比科臣謂合此內外百萬尚存乎見
少者慮及此也萬一瓶罄壘耻不能具蔬糲
三軍怒色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臣一面喃

略另疏奏請先苦于立應之無術而陳其迫

切若此

籌遠碩畫卷之三終